les+

28

Oct. / 2012



+contents

艺术 04

【写下我们的历史】

拉拉之星

软嘴唇：gay 的灵魂住在lesbian的身体里 08

新闻

事件 14

声音 16

评论 全民奥运会同志也是参与者 18

报道 过一种正确性别的生活 22

同语人物 伍思薇：台前幕后话《面子》 28

【骄傲的存在】

视觉 蜕 34

专题 拉拉情色文学赏 46

溺水 48

北京一夜 54

激情果阿 62

写在身体上 66

热望之诗 68

观点 直至爱欲淹没了天地 70

【一群人的世界】

文艺志

事件 爱比死更冷酷 78

人物 麦麦小茶：给现实一双“童话”的眼睛 82

人物 命运的棋子经得起摆弄 84

专栏

拉拉名人演义 刘梦莹与陶思瑾 88

蕾丝辞典 任剑辉 90

同运史 常规和不满 92

征集 手写情书 94

+team

《les+》这群人

主编：陈叁
编辑：立早、拉里、Snail
创作团队：大京、金星、Blue Jazz、静雅、Alice
主笔：金星、手绢

投稿赞助：lesplus@yahoo.com.cn
申请代理：13717706240(短信)

视觉设计：Gogo
摄影：司马媛

发行：华尔兹、Kiwi、火星
推广：Moe、大宝、Terry
网站支持：古月
活动：石榴、拉里、断尾、WANTING
人力：Moe、FISH

鸣谢北京女同小组同语
同语邮箱：tongyulala@gmail.com
同语网址：www.tongyulala.org

les+网站：www.lesplus.org
les+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les+系列产品网络订购：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Her Silhouette Returns
(2009-2010)

Chitra Ganesh
1975年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现在布鲁克林生活和工作。



写下我们的历史

编辑 / 立早 + 拉里



个人资料
昵称：软嘴唇
年龄：激情无限不羁时
星座：天秤座
受教育经历：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设计系
兴趣爱好：拍照 看书 看电影 大家爱的我都会爱
实践经历：2010-2012 同城社区中心项目主任、女友组协调人
2011年-2012年 微博发起“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活动
2012年 CLA委员
2012年 联合发起Sinner-B小组
爱情状态：稳定期

软嘴唇
GAY的灵魂住在LESBIAN的身体里

采访 + 撰稿 / 大京 + 立早

听她说——

我们是女同我们要雄起

我读大三的时候，就在西安relax同学社呆过一阵，然后回广州之后，就加入了同城社区女友组，就开始了一段黑历史，为时两年。机构的负责人，他是一个gay，他可能更关注的是整个机构的发展，就没有过多地关注女同这方面的发展，然后我后来做了全职员工，就是除了做女同的工作之外，还有中心的运营。其实那段时间中心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就我们被逼迁，我要去打官司，搬机构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机构内部一些问题要处理，就会变得没有时间去关注女同的活动开展，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成立sinner-b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一群很女权的人。大部分是女友组的成员，契机是因为有一次，同城开了一个，应该是培训这样的东西吧，可是我们是在黄埔军校附近，就是在部队里面，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区，然后里面军官他们就会很大男子主义，就会让我们这些女权主义的人很忿忿不平，可是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是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机构负责人他都没有站出来为我们讲话，他只是叫我们学会怎样忍气吞声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不爽，就说，好，我们想做事情的话，我们可以成立别的小组，来做这件事情。Sinner-b是从今年三月之后成立，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小组，做了比如说“抢占男厕所”、“致信给世界五百强”、“李阳家暴事件”，这都是我们在搞。主要是做倡导的，有一群人，而不是一个机构，让大众会觉得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些事情，而不是一个机构的名义。我们会联络媒体，有报道，不会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机构内部的人在做这样的事，如果你说一个机构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你的机构的性质就是要推动这些东西的，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是以每一个个体说，我是自发的，我是自愿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就会更好。

自我认同在流动

之前谈过四个女朋友，我初恋初三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四年级就知道lesbian了，因为我二年级的时候，最好的朋友跟她爸妈去美国了，四年级就回来，在体育课上跑步，我们会习惯牵着手跑，她就跟我讲在国外女生是可以喜欢女生的，可以相爱什么的，她说叫lesbian。我那时候英文作业都是她帮我做，以至于我现在英文不好，可是我就是深深记住了那一个词，自从那时候就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是，那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大姐姐，因为我住在军区里面，大家都是从小认识的嘛，那个女孩就是很帅，我很喜欢默默地跟踪她，就是不敢接近她，就是很孬种，后来觉得这叫喜欢吧。

我最近自我认同有点问题，我最近对一个男生非常之有好感，我在女仆咖啡厅里面打工，他是对面日语学校的老师，他就经常会来，跟他是朋友、暧昧对象之类的吧，我又没办法跟他怎么样，因为我有女朋友，我有一个交往一年多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会一起YY小受老师跟学校另外一个男老师，他们在办公室或者洗手间里面各种含柱的事情，我很期望他可以和别的男生在一起，如果我是gay的话，他也可以和我在一起，可是我要攻他，我想看他被我攻到哭的样子，不一定到sm的层面，只是想把他弄哭。所以我应该是跨性别，我内心住着一个gay，我是一个gay的灵魂住在一个lesbian的身体里面。

从来没有不接受的过程

我爸妈离婚了，我和我妈生活。我妈妈知道，15岁的时候出柜，非常风平浪静。当时我在楼下跟我女朋友吻别的时候，我就听到后面钥匙的声音，迅速分开，就看一个人影就穿到前面，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女朋友就说，诶，那个阿姨你认识？我说，是她生我的。我还在楼下跟她讨论很久，就说我先上去收拾东西，如果我妈她骂我怎样，你在楼下等我。我就上去拿包收拾，我妈在洗澡，她出来了，我就很紧张，不敢有很大的动作，我把包包放在楼梯那里，门外面，把门虚掩着，随时准备夺门而出了，谁知道她就开始看电视，还笑得很欢乐，我还在想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吗？然后就是到很晚了，11点多了，她就说你也早点睡吧，别看电视看那么晚。我都跟她说了，什么事都说了，刚刚楼下的那个，我跟她在一起。她说，关我什么事，我又没问你，反而她会因为我总是看电视看很晚，让我早点睡。我赶快传简讯给我女朋友，让她放心。后来有一次，我是很正式的跟她出柜，喝早茶，我就跟她聊这件事，她就也是很平淡地说，哦。

我从小就是很离经叛道的一个小孩，做了很多很疯癫的事情，她已经习惯了，这是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她可能觉得相比起其他，我是同志已经算不上什么了。但是她之后也有跟我说，要是遇到有喜欢的男生，你也可以和他交往看看或怎么样，不过最近她好很多，我不停在游说她，她有去参加亲友会的活动。

经历是成长的必修课

我曾经很乱过，每一次都有一种高潮过后，痛彻心扉的莫名伤感。我根本没有良心，良心早被狗扔了，就是觉得很空虚，做完这一切之后，无论你身边躺的是谁，你都觉得很奇怪，那种感觉，因为你根本都不喜欢这个人，你就很想让她赶快走，还蛮恶心的。我以前就很像T，是短头发，大家都以为我是T，妄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或存在，后来会发现不行，就是没有办法。也没有瘾，只是去做，也没有特别想要，就只是说，你来那就好。有很多妹都是直人，好奇啊，ok，那你好奇，那我就告诉你，女生跟女生怎么做爱。就是做免费的性工作者，三四个月吧，很小的时候，16岁多一点。

那时候我有跟一个大我7岁的香港的女生在一起，她是一个T嘛，然后反正就是被她抛弃了，那时候就是太小了，很幼稚，真的会以为可以跟这个人走到最后，即便你知道你跟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可是你还是不想放弃这一段感情，就是全身心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很不甘心，就尝试了很多方式来麻木自己，比如说滥用药物啊、酗酒啊，就是一个幼稚到不知道自爱的年纪，我可能什么都可以接受，未必我当下就能做的了，我也会喜欢男生，但喜欢的男生都是在电脑硬盘里的，做的春梦都是在攻他们。

我觉得开放式关系蛮好的，可是我的另一半没办法接受这件事，由于她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我也就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不想让她不开心，仅此而已，我也不知道如果她同意我这样做的话，我可不可以燃起对别人的欲望，我不知道，没有办法去解释这种现象。

les+：你是T还是P?
软嘴唇：我现在是lesbian跨gay，我不能告诉你我明天是什么。我认同酷儿理论，性取向和性别就是会流动的。

les+：你是攻吗？觉得自己在床上很强吗?
软嘴唇：互攻互受啊。当然啊，这是问题吗。

les+：妈妈第一见女朋友什么情况?
软嘴唇：因为我女朋友都挺高的，都T这样子，她第一次见我女朋友，她说，诶，就是上次送我去机场那个？是吗？那个女生就说，啊，不是啊。她说，不对，你就是那个。硬是说她就是机场那个，我妈就是不怎么认得人的样子。

les+：有喜欢过男生吗?
软嘴唇：没有，都是女生。所以我现在就点困惑，我从来没有对真实的、身边的男的人类产生过这样子的好感。

les+：你怎么就是汉子了?
软嘴唇：因为我店长说我胸很平，也很汉子，他就总是觉得我是男生。如果不戴bra的话就很平，有穿里面都空空的，拨一下还是可以填满，就是很平嘛。

les+：你是典型的天秤座吗?
软嘴唇：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标签，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准的。

les+：你认为性和爱可以分离吗?
软嘴唇：没有办法分离。

les+：有没有很瘦的时候?
软嘴唇：没有啊，一直都很胖啊，一直有很多肉，肌肉。

问：你和现在的女朋友怎么在一起的?
软嘴唇：说来话长，有点累。经常会去做活动，去做讲座去分享，因为能站出来的lesbian不多，我讲了千万遍，越讲会越简化，第一次讲那个版本是最精彩最好听有最多细节。反正就是一次活动，她是我朋友认识的，就介绍说这是谁，这是谁，当时会觉得好像很高很帅的样子，就没有多想。后来做活动找嘉宾，就加了她的Q，她也对我有好感，一开始还是公事公办的口吻，后来就一起看后海大鲨鱼的live，借口说怕我走丢了，她就全程拉着我手，后来。。。

les+：你觉得性倾向或者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让你觉得跟别人不一样?
软嘴唇：没有啊，就是我不做这些事情，我也没有和别人不一样，难道我是一个疯子吗?

les+：你觉得自己很open吗?
软嘴唇：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接受，不应该过多的用道德什么去约束，可是，真的要我去做这个东西的话，要看当时的心情或状况而定。

les+：你的这些纹身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软嘴唇：就是名字嘛。

“我们在吃鹅掌包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想名字，我就说豆瓣上有一个逼组，逼字超　的，我做其他事情就会被人说，我是历史的罪人，我说，那好，我们就叫sinner-b，我们既是罪人又是婊子。

我完全没有下线，完全没有节操，我下线被狗扔了，但我还是有一颗娇羞的心。”

事件

台湾女同情侣举行佛教婚礼

2012年8月11日，台湾一对女同性恋情侣完成了台湾第一例佛教仪式的同性婚礼。相恋7年的黄美瑜、游雅婷在桃园县观音乡的佛教弘誓学院举行婚礼，由法师和友人见证，披婚纱交换佛珠信物。双方家长都支持，但因媒体太关注而缺席，约200名亲戚朋友及同性恋权利活动者参加。两位新娘是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会员。在台湾同性婚姻尚未合法化，但她们不想再当社会的隐形人。

美国军队首位公开同性恋的将军级军官

在8月10日的一次授衔仪式中，现服役于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门的女同性恋者Tammy Smith获晋升为一星准将，她成为美军第一位在役时公开同性恋倾向的将官。49岁的Smith在军中26年，已与同性伴侣结婚，去年很多时间里她被派驻阿富汗任职。

越南司法部提议同性婚姻合法化

越南司法部提议对国家婚姻法做出修正，越南司法部长称，因为国内同性恋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财产、继承问题都需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美联社评价称，若越南国会批准了该项提议，越南将成为亚洲首个同性恋合法的国家。有调查表示越南人对该法的最终归宿如何意见不一，但年轻的越南人觉得能在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中公开讨论同性恋话题，已经是可喜的一大进步。

阿根廷男同性恋配偶为孩子注册

阿根廷一对男同性恋配偶7月3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他们的孩子注册，成为获得法律认可和保障的家长。这是全球首次有同性恋者不需法庭批准就能自行为孩子注册。2010年7月21日，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签署政令，使阿根廷成为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拉丁美洲国家。截至2012年7月12日，阿根廷已有5839对同性恋者注册结婚。

外媒爆料性感女神梦露是同性恋

英国《每日邮报》又被曝出惊人的猛料，真实的玛丽莲·梦露是个同性恋，虽然她先后离婚3次，她本人承认曾和多名女性发生关系，其中包括演员琼·克劳馥，芭芭拉·斯坦威克，玛琳·黛德丽以及伊丽莎白·泰勒，还有她的两位演戏指导娜塔莎和宝拉·斯特拉伯格。

美国歌手Frank Ocean出柜

紧接着CNN的Anderson Cooper，美国R&B歌手Frank Ocean又在7月3日出柜，他在博客中深情讲述了4年前开始的男男初恋，当时两人都19岁，整整两个夏季几乎每天在一起，他意识到自己恋爱了。Frank Ocean曾为Justin Bieber等歌手写歌，也与Kanye West、Jay-Z、Coldplay等合作，首张唱片于今年7月发行。

海绵宝宝在乌克兰或将因同志原因遭禁播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风靡全球的卡通《海绵宝宝》在乌克兰有可能被禁播，理由是乌克兰的“保护公众道德专家委员会”怀疑这部卡通“鼓励同性恋”。《每日邮报》指出，海绵宝宝与派大星经常手牵手的画面，可能被视作这部卡通“鼓励同性恋”的证据。

2012年8月18日，数千人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市中心路段参加了第二届同性恋骄傲游-行，队伍中有彩车，也有人骑马。捷克承认同性恋伴侣关系的法律已于2006年7月生效，捷克是世界上第一个法律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和权利的前共产党国家。

据英国《独立报》8月19日报道，首次无性恋主题大会已于7月在伦敦召开。一部无性恋专著的作者说，无性恋者约占全球人口1%，但他们常被忽视和误解。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有人认为还有第4种性倾向：无性恋(asexual)，对任何性别的人没有性兴趣，但可能有性欲(比如自慰)或爱情。

编辑 / 拉里

“我是同性恋，此前一直都是，以后我也会一直是；我对此很高兴很舒心很自豪。”

美国CNN知名主持人和记者Anderson Cooper终于公开表明了自己是同性恋者，他在7月2日Daily Beast网站上经Cooper同意刊登的一封邮件中说：“The fact is, I’m a gay, always have been, always will be, and I couldn’t be any more happy, comfortable with myself, and proud.” 45岁的Cooper未出柜时就曾几次被《Out》杂志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同性恋者之一。

“下级法院已经试过解决这项法律议题，但大家都体认到该是时候让最高法院介入了。”

美国同性婚姻案即将呈交最高法院审议，之后11月总统大选就要登场，这项热点议题也将让总统奥巴马与共和党对手罗姆尼形成对立。雪城大学宪法教授凯克表示，很多议题同时浮上台面。

“我愿意娶她，不管她以后健康还是疾病，贫穷还是富有，我都爱她尊敬她，直到永远。”

8月9日，阆中市江南镇奎星村一农家乐里，身着白衬衣的“新郎”携“新娘”笑容可掬地站立在门口，一场不同寻常的婚礼在这里上演，婚礼主席台上喜气洋洋，台下却冷冷清清。主角是两个90后女孩，“新郎”22岁、“新娘”20岁。这是阆中首例公开同性恋婚礼。

“要异性恋”——父亲给同性恋儿子的临终遗嘱中要他“Get straight”

《纽约邮报》8月19日报道，企业家Frank Mandelbaum五年前去世，遗嘱定下同性恋儿子Robert的子女继承爷爷遗产的条件：与女性结婚所生。Robert与同性伴侣代孕得到儿子，诉上纽约市法庭，认为父亲遗嘱违反平等法且想要儿子跟女性假结婚。

声音

“无论耽美倾向是如何形成的，无论腐女们的爱好有多么奇特，都没有理由受到歧视，就像同性恋不应当受到歧视一样，就像左撇子不应当受到歧视一样，就像一个喜欢某种类型的书籍影视作品的人不应当受到歧视一样。”

李银河在7月27日发表的博客文章中声援被警方拘捕的耽美网站作者。

“我不愿意被迫落入刻板的性别角色，因为我们不是。我认为这很冒犯。”

现在，在Facebook上，同性恋人也可以有专属自己感情动态的象征标志，无须与异性恋共用相同的标志。已经与同性伴侣结婚多年的 James Lazar 就是其一，他从来不用Facebook上的结婚状态符号。

“孩子同性恋可能是因为成长中没有父亲、或遭性侵所导致。”

这是6月刚获2012年“秘鲁小姐”选美大赛冠军的Cindy Mejia在7月份接受秘鲁媒体采访时关于同性恋的言论。她的话语引发了批评，歌手Ricky Martin在Twitter上直斥“真丢人，如此愚昧的说法，无知”。Mejia事后已表示道歉。

“我们要争取自由的权力。”

美国流行天后麦当娜在其8月9日的圣彼得堡演唱会上，身着黑色贴身内衣、赤裸的背上涂着“No Fear（不怕）”，向演唱会观众呼吁支持同性恋权益。她的歌迷大多数戴着演唱会门口发放的粉红腕带，向同性恋群体表达爱和赞赏。俄罗斯反同性恋人士将她告上法院，索赔上千万美元。他们声称麦当娜在圣彼得堡演唱会上支持同性恋的言论冒犯了他们。

全民奥运会
同志也是参与者

编辑 / 立早 + 拉里

奥林匹克在古希腊兴起，而古希腊是对同性恋最接纳的社会。那时同性恋不是可耻之事，那时男子可以互相爱慕。那时的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一小撮彼此相爱的士兵并肩作战，可以击溃一大群军队。"与此对应的论据就是，斯巴达的军队在很多战役里都因士兵们这种"同性之爱"而赢得了战争。底比斯圣军则由一对对彼此相爱的士兵组成，曾转战30多年，战绩辉煌，最后一役被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击溃，300名圣军战士几乎全部阵亡。

那么奥林匹克发展至今，同志们的身影与声音又有何变化呢?

射箭女选手凯伦-霍尔泽：通过参赛对抗同性恋歧视

据外电报道，在伦敦奥运会上，有23位运动员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而参赛运动员希望通过参赛有助于对抗同性恋歧视，南非射箭女选手凯伦-霍尔泽就是其中一位。

霍尔泽直到自己的比赛结束之后才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女子射箭比赛中她在64人中排名第46，她表示大部分人都在专注于比赛，所以比赛期间不能发起其他战斗。“我希望这给大家信心，我们越能站出来，谈论这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同性恋不是什么问题，我们才可以前进。”

根据同性恋体育论坛Out Sports调查，伦敦奥运会上有23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北京奥运会上只有10人，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11人。到目前为止，参加过夏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一共有104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美国队是最多的，一共有27人。

美国女足中场大将梅根-拉皮诺埃：“记住，我是同性恋”

“我是个同性恋，是的，记住吧，我是个同性恋。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一个禁区，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告诉大家。”美国女足中场大将梅根-拉皮诺埃在接受《Out》杂志采访时说。

拉皮诺埃的女友是澳大利亚女足前锋萨拉-沃尔什，她们彼此已经交往了三年。去年10月份，拉皮诺埃曾短暂前往澳大利亚女足联赛踢球，并且还与沃尔什并肩在悉尼FC踢了两场比赛。

美国网球明星纳夫拉蒂诺娃：高调承认同性恋

美国女子网球明星纳夫拉蒂诺娃能高调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这与美国开放的社会制度有关。据报道，她与女伴“分手”，就好像一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朱迪于1984年离开和她共同育有两名子女的丈夫，与纳夫拉蒂诺娃同居，直至90年代初分手，要求对方支付170万（相当于所有资产的二分之一）赔偿费。这场官司曾闹得沸沸扬扬。

并非所有人都能接纳纳夫拉蒂诺娃同性恋之举。前大满贯网球赛冠军玛格丽特-考特毫不客气地称纳夫拉蒂诺娃是同性恋者，是孩子们心目中的坏角色。她说：“我不希望一位冠军人物在青少年心目中建立不良形象。叫我怎样向孩子们解释说， 她是一个同性恋者。”

NBA前火箭队球员约翰-阿米奇：作为同性恋球员 职业生涯一路艰辛

NBA前火箭队球员约翰-阿米奇是NBA历史上第一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球员。2007年2月，在ESPN一档名为“Outside the Line”的节目中，阿米奇首次公开宣称“我是一名同性恋者”。在情人节当天，他又顺势推出了自传《中间人》。在自传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作为同性恋球员在NBA的职业生涯的艰辛，其中也涉及他的恋情。他同时是美国四大职业联盟（NBA、MLB、NFL和NHL）中第六位公开自己性取向的运动员。

2011年5月，58岁的太阳总裁里克-维尔茨首次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取向，他表示，此举是为了打破男子职业联赛里对同性恋者的沉默，他希望自己能为那些因为自己性取向而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怀疑的人，做一个榜样，无论这样的人是球员还是球队管理者。

分析：是什么让他们隐匿性取向

同性恋话题是美国职业联盟禁止谈论的话题，马丁与库班的嘴仗中涉及这个话题，被联盟罚款超过两万美元，蒂姆-哈达威曾经因为发表同性恋的言论，失去了参加全明星的资格，科比因为冲着裁判本尼-亚当斯喊出歧视同性恋者的侮辱性单词（faggot），被联盟罚款10万美元，并公开道歉。

勒布朗-詹姆斯说："在NBA，一旦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后果便是很难在此生存下去，因为你会搞僵更衣室气氛，失去队友的信任。"同时，球迷的鼓噪也是你无法屏蔽的，英格兰、意大利球迷无礼尚且搅三分，球迷骚乱和种族歧视屡禁不止，何况您还是个"古里古怪"的同性恋。

而对于网球这样的个体和高端项目，纳夫拉蒂诺分析说："我并不知道哪些男子球员是隐蔽的同性恋者，但我确信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自己伪装成异性恋者，因为他们担心会有不良的后果，例如失去赞助合同，受到同行和球迷的歧视等等。"澳大利亚名将斯塔布斯说："如果有位知名男球员出柜的话，我会为此感到高兴，但即便他选择沉默，我也能够理解，毕竟，你从事的是网球这个高端项目，你可不想给自己找太多的麻烦。"

曾赢得过39个大满贯冠军的比利-简-金是上世纪中叶女子网坛的天皇巨星，由于当时存在着同性恋选手不得参加女网比赛的规定，她直到退役后才得以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而在体坛上，数女足最易曝出同性恋。有评论称，激烈的冲撞注定了踢足球的人要有大量的雄性激素的分泌，所以，足球女运动员在客观上就有更大的同性恋倾向。在中国，足球队多采用长期集训的方式，女球员们长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长期接触不到异性，这就更加促使了同性恋的产生。其实，不仅中国女足中同性恋现象突出，全世界的女足都有这个问题。曾经，还有北欧的女足球员为了踢足球而割掉了乳房，这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宣言。

展望：多元、自由、公平万岁

体育圈对同性恋憎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英国足球运动员法沙努在宣布自己是同性恋8年之后自杀，他的兄弟现在仍然否认他是同性恋。

“所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运动员都来自美国、欧洲或者澳洲，没有人来自亚洲和非洲。在中东和非洲，同性恋会被杀。”Out Sports的创始人之一齐格勒说。

虽然如此，但体坛对同性恋也正在逐步接纳中。同性恋权力组织希望国际奥委会可以打击对同性恋的歧视，更多的同性恋运动员则站出来，为同性爱赢得人道主义关注。

自1982年开始举办的“同性恋运动会”就是一个典型。运动会四年一办，第6届同性恋运动会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有超过14,000的参赛者参与了超过30个项目的运动比赛和文化活动。

而首届“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则于2006年8月在“同性恋天堂”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来自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00名同性恋及变性选手参加了35个项目的角逐，运动会上所有的纪录都得到了国际体育组织的承认。开幕式上，加拿大奥运游泳冠军图克斯伯里和美国网球名将纳夫拉蒂诺娃共同宣读了以“多元自由万岁”为主题的《蒙特利尔宣言》。

2009年7月，以“热爱自由，自由的爱”为口号的第二届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在丹麦哥本哈根打响。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子沙滩排球比赛中，中国选手李赞东和马来西亚华人西恩-李组成的华人队一路过关斩将，勇夺金牌，实现了我国在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同性恋乃至酷儿，正在消除体育性别差异化

社会普遍认为，真正的运动包含许多有男子气质的事情，比如展现侵犯性和控制别人的身体。男性被赋予更多运动场内外超越女性的力量。一旦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定义为攻击性和竞争性，那么真正的男人都必须是以异性恋为取向，同性恋变成了一种贬损性的身份标签和不正常的生活方式。

根据简-科德威尔的《体育、性与酷儿理论》，同性恋运动员正以多种方式应对与消除同性恋恐惧症。一些人参加运动，只是为了忍受疏远和孤独； 有的人把运动当做可以向自己或别人证明其性别气质的隐蔽场所；有的人组织同性恋运动会，以集体的方式反驳体育活动与性别逻辑的必然联系。体育社会学家杰-科克利曾经以NBA 球员罗德曼为例，来表明球场上的强悍与生活中的阴柔极大地挑战着传统的性别思想。

过一种正确性别的生活

文 / 立早 + 大京

在济南Lala Camp上遇见Tony和糯米，他们都是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济南les工作社的成员。刚开始有点分不清两个人，因为外形上他们其实蛮像，浓眉大眼，短发，身材都高大结实，除了着装稍有不同——tony喜欢穿宽大的T恤，糯米则喜欢穿衬衫。第一眼会以为他们是两个帅气的男生，再认真打量会以为是两个爷T。听了他们的自我介绍以后，发现第一眼的印象才是正确的！顿时凌乱了。

好吧，更为准确地说，他们是跨性别（transgender）——即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不一致的人。Tony跟糯米，都是生理性别为女性，自我认同为男性。但两人又有区别，tony是跨性别gay，目前喜欢男人，糯米则是跨性别直男，一直喜欢的都是女人。

我对跨性别的认识最早是来自日本大众文化——日剧《最后的朋友》里的岸本　可和东野圭吾小说《单恋》里的日浦美月，两个主角都不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尝试通过注射激素、弄伤声带、变性手术等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生理构造和外形风格，在不为外界所知和社会理解的情况下，承受了巨大的生理创伤和心理压力，甚至还要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单恋》里的美月为了实现做一个男人的梦想，不惜放弃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另一个想变成女人的男人暗地里交换名字重新生活。这些故事，让我对跨性别的印象，多少带着些苦情和血泪的底色。而和他俩的对谈，则是从一种想象回归到两种现实，让我认识到，其实，你、我、他/她，有千差万别，但又没有根本不同。性别认同，只是认识自我的众多横截面之一。标签化和去标签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通过这些途径和方式去理解和实践自我，实现自己所定义的，某种更好的生活。

听他们说——

Tony：想变性跟感情无关

关于自己

其实我不喜欢把自己标签化，我算是0.5吧，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性向是流动的，我之前也有过女朋友，但我现在的状态是喜欢男同。我排斥自己的身体，从小就有点萌芽，跟男孩一起玩，他们会说你是小女孩什么的，我会很恨自己的身体。20岁时确定要改变自己，因为那时候刚刚知道可以通过手术改变。以前信息太闭塞了，我通过网络才知道这个。手术有不可逆性，做过以后就没法回到手术前的状态了。这事家里肯定不会支持，因为我没有出柜。像我这种跨性别出柜，会给家里带来很大的困扰。我是被领养的，跟家里关系没有太好，所以我想先做手术，先斩后奏。

我特别讨厌被人认为是tomboy，我就觉得我不是女的。我之前有想过我是不是女的，但后来知道了跨性别以后，我就认同自己是跨性别了，但我不接受易性癖这个称呼，因为这有歧视在里面，认为这是一种病，得治疗。其实跨性别在同运里面隐身度很高，很少有人发声，也很少有人去寻找他们。

我小时候自闭过一段时间，得过轻微的抑郁症，有点厌世，负能量比较多。我的占有欲很强。我是摩羯座的奇葩，比较阴郁。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发泄，也并不想发泄。我去看过心理医生。我知道自己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去做。我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我没有觉得自己不正常，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看了一些书。

我总是喜欢通过朋友的口中得到对自己的评价。我会问，我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不好。我很在乎别人的评价。我说话很直，一针见血。我脾气有点暴躁，火气很大，但会试着压低自己的情绪，顾虑别人的感受，会想很多，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我要么就宅在家里，不愿意见人，要么就是跟别人一起玩。我交朋友没有任何障碍，很会活跃气氛。但我的另一面会很纠结，也会看淡很多东西。我并没有真正想要什么。稳定的工作，或者原装的身体。我想变性跟感情没有关系。但或许会让我不那么悲观。

关于感情

曾经交往过4个女朋友，3个男朋友，包括目前还在交往的一个。我对感情的不安全感特别多，很多任都是这么分，主要是我个人原因。有时候心理很压抑，觉得没有人会跟我一直在一起，没有人陪我到终老。对感情没有太多寄托。可能有点悲观，我从18岁就想，我并不认为我会得到爱，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不在一起，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比如我的他看到原装的gay，很喜欢的话，我也没办法。

我再也不想要异地恋了。每天接电话，发信息，或者msn，如果联系不上，我会想她在干嘛呢，是在跟别人在一起么？特别想知道他每时每刻在干嘛，像一个习惯。我们每天约定几点一起吃饭。我后来跟我对象出柜，他不希望我去做手术，因为对身体伤害很大，他会很心疼。

我0.5偏1，比较大男子主义，不喜欢被老婆照顾。很想照顾我老婆，但我们经济比较悬殊，搞得我很郁闷。他比较依赖我，可能我比较早熟，他比我大一点，他的问题讲出来，我都可以开导他，我们感情蛮融洽的。我每天都在忙工作。但不在身边，感觉很不爽。我们见面没有障碍，平均两个月见一次，这要看他的时间安排。我老婆不想多谈，我要保护他的隐私。

关于人生规划

我现在很努力上班，挣钱，存钱。打算注射激素。去上海医院做手术要花费1万5左右。我是一个很向往自由的人，不喜欢给自己制定时间表。所以手术的事情得看我的收入，我现在在做销售，收入多少全靠自己，目前并不是很稳定。










ShiYueCoffee·Tea



糯米：变性与否无所谓

关于自己

从小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当时没接触过同性恋和跨性别的概念。我就是对女孩感兴趣，喜欢抚摸她们。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我不是个男孩。我不讨厌自己的身体，如果有条件我会去做手术，但会考虑很多。是男人最好，但现在也可以接受。我对现在生活比较满意。我特别怕死。怕这个（变性）会减短寿命。我会尽量活得更久一点，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有一点大男子主义，但不是男权，我尊重每个女性，我家有点家暴的问题，所以我对老婆有时脾气会爆，但会照顾她。双鱼座，比较纠结。我跟第一个女朋友，高三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会有点害怕。后来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关于感情

我和我女朋友之前在一起过三年，分开两年，现在又在一起一年多。我们恢复联系以后，我觉得我没放下她，然后我们又决定在一起。她是湖南人，为了我到这里来。所以我决定要给她一个承诺。费劲周折瞒住她，拉到一个酒吧办结婚典礼。婚纱西装是之前偷偷备好的。去年九月十号结婚。她不是同性恋，她只是喜欢我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变性的欲望，只是强烈程度不一样。我们在一起很自然，我不喜欢被标签化，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选择感情的方式不一样。我是想以一个男人的方式去跟一个女人相爱，结婚，怎么样。

我是比较乐观的人。对什么事情都看得比较淡。很容易满足。生活是你想过成什么样子就可以过成什么样子。你可以做选择。当然你会妥协。我爱的人不止是老婆，还有我妈，我姥姥。我就是确信我跟我老婆会一直在一起。几十年后也是。我妈见过我女朋友，她不知道。她是很传统的人，她以为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她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回家我都会带着她。我妈妈婚姻不幸福，她会觉得这辈子是照顾我的角色。她希望有人在她不在以后会照顾我。

我女朋友是我学妹。互相都有感觉。那会儿会写纸条，日志，会问自己是不是有病，会喜欢一个女生。能在一起都是缘分。你为什么会坚信你跟你老婆会一辈子。我觉得我不小了，应该负责任，感情稳定，才有时间精力做别的事情。不用再为了感情苦恼郁闷分分合合，这样太折腾了。她是挺小孩的人，但她很有原则性，跟我很互补，我很急躁，她会让我停下来好好想想。

我们工作在一起。24小时都能见到。不浪费时间。随时可以照看她。非常放心。她有点黏人，很享受这样的日子。我会希望有一个人的空间，但结婚以后24小时在一起，我也觉得非常好。我以为热情会褪去，感情会消失，但发现感情越来越深厚。当初分手也是因为觉得不可能走下去，没想过她会为了我来济南。就是我们恢复联系以后，我还是会想，这样做对不对。因为是我主动提出的。

现在的生活告诉我，感情是越来越深。幸福感很强。我们没有存款，月光族，刷信用卡，可能一下子还很多。也可以维持，从来没感觉赚钱很难，日子很难过。我们都很乐观，她很听我的话，她相信我，我也相信她。我相信她对我的感情。我们俩跟朋友聚会，还是特别亲密，他们会说这么长时间还这样，就是喜欢没办法。

关于人生规划

我之前在国外留学，花销都是家里提供。现在我跟女朋友在一起，去年举行了结婚仪式。现在我们很自由。但我还是会形婚。每个人的选择可能就在于任性不任性。我不会先斩后奏。因为我们家是我妈妈负责我的生活，单亲家庭，但是他们没离婚。不要让我爸那边看不起我们。她不知道我的情况，我没出柜。每次激烈争吵的时候，我话到嘴边，想告诉她我喜欢女孩。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跨性别。02年交往第一个女朋友，06年暑假知道这个概念。之前我不能在家呆太长时间。开始很好，呆几天就会有各种矛盾。我还是很爱她，不然就不会选择形婚。

没有留在国外，是对我妈的妥协。我妈希望我在家乡当老师，我说我不去俄罗斯，在济南工作，离家不太远。形婚这事，我女朋友同意，之后我也会给她找一个。这个需要跟对象协商沟通。我开始是想拖，现在我28了，得负责任了。形婚是通过济南的一次形婚聚会。我们跟gay交流，看起来很老实，彼此需求较为一致。我们财产都是独立的，他家是农村的。这倒无所谓，我妈对我另一半没有经济要求，但一定要老实。形婚以后，跟父母只在过年时见面。孩子问题，我跟形婚对象沟通过，他有一个弟弟，没有生孩子的压力。肯定是有风险的。

我对未来的期待是凭自己的能力有富足的生活，能为LGBT组织做点事情。我之前会在网上找一些信息，les+杂志，我就找到济南的妖妖，她们负责销售这个，后来加了qq群。济南拉拉工作社。我不加入这个组织的话，我就不知道跨性别。我大概只会认为我是同性恋，接触到跨性别以后，我就有了自我认同。

想做一个项目，申请基金。但有问题是，一帮跨性别做了手术以后会立刻隐身。他们不会告诉别人，我以前是个男人或女人，因为他们做手术的意义就是为了过另一种性别的生活，不让别人知道。他们都是小圈子聚会。Trans吧，trans群，他们都是有强烈的欲望做手术，我是少数中的少数，对变性没有强烈的欲望。他们会问，为什么你不想变性，还觉得自己是跨性别。我不吃激素，因为我本身雄性激素就多。以前去医院看过。身体的女性器官，不太协调，就去医院看，医生说是雄性激素分泌太多。我20多岁才来大姨妈，跟这个有关系。

跨性别的人做了手术以后，可能不会在朋友面前消失，但是对不相关的人，ta可能会换个城市重新开始生活。因为在中国，变性以后，在熟人面前你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女孩变性以后，是个男孩，但还是能看出来。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正确的性别的生活。



伍思薇：台前幕后话《面子》

编译 / 刘星



电影人伍思薇（Alice Wu，1970-）的首部突破性故事片《面子》（Saving Face，2004）描述的是几代华裔美国女性跨越传统性禁区的故事。伍思薇形容这部电影是“中美混合式女同爱情喜剧”，她又补充道“这种几率可不大吧？”

伍思薇1970年4月21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San Jose），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讲中文，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伍思薇从小就喜欢读科幻小说和奇幻故事，但是她告诉记者：“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一个华裔孩子能够成为作家。当然，那是在谭恩美出现之前了[谭恩美，著名美国华裔作家——译者注]。”十六岁时伍思薇毕业于加州硅谷附近的洛斯阿多斯高中（Los Altos High School）。

虽然感兴趣写作，伍思薇还是沿着华人社区的传统，为一个“实际”的职业而努力着。1990年她从斯坦福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1992年又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伍思薇搬到西雅图，成为微软的影音中心CD-ROMs（Cinemania and Music Central CD-ROMs）项目经理。

起初，《面子》只是伍思薇在公司低迷期创作的小说，之后她发觉改成电影的形式将更出彩，于是在华盛顿大学修了十二周的剧本写作课，并完成了剧本的初稿。

28岁时，受到导师的鼓励，伍思薇辞去了编程工作，并搬到布鲁克林学习独立电影的制作。她参加了艾伦•奥克斯曼（Alan Oxman）的电影编辑学习班，并给自己定下目标：五年之内将剧本制作成电影。

2001年伍思薇的剧本获得了亚太娱乐联盟（Coalition of Asian Pacifics in Entertainment）的最佳剧本奖，由此吸引了好莱坞制片人的注意，他们力劝伍思薇改变剧本中的关键元素（如角色的种族和性向），使其更市场化。伍思蔚拒绝了。

这部剧本还获得了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的欧文布鲁克娱乐公司（Overbrook Entertainment）总裁徐侠昌（Teddy Zee）的青睐，徐非常欣赏伍思薇绝不违背影片初衷的决心，同时也看到剧本背后在家庭问题上的共性。这样剧本也得到了欧文布鲁克公司的支持，伍思薇坚持自己来导演。

同时伍思薇还导演了一部超现实短剧《不给糖就捣乱》（Trick or Treat，2002），讲述一对中国移民夫妻如何融入美国社会的故事。她还在S. Casper Wong执导的短剧《衣与皮》（Shirts and Skins，2002）中担任编剧。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华裔美国女人在公司“多彩日”（Diversity Day）聚会上的相遇。

然而《面子》却给了伍思薇第一个机会，让她讲出在自己心中深藏已久的故事。2005年这部影片在圣丹斯和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映并获得热烈反响。

影片的背景是一个被20世纪晚期的华人移民潮所席卷的美国华裔社区，当地年轻人甚至称之为“中国星球”。在母亲的语言指导下，伍思薇在剧本中交织着普通话和英语的对白，真实地反映了几代美籍华人的语言习惯。

伍思薇剧中的主人公Wil（杨雅慧/Michelle Krusiec饰）是一位外科医生，为了顺应母亲（陈冲/Joan Chen饰），每周都要参加华人社区的聚会相亲。结果她却爱上了一位芭蕾舞者Vivian（陈凌/Lynn Chen饰）。Wil事事要强面面优秀，却在让她不知所措的爱情面前遭遇了滑铁卢。更加不巧的是，她爱上的竟是自己上司的女儿。

与此同时，Wil的寡妇母亲因为中年怀孕被外祖父赶出了家门。母亲搬到了Wil这里，用肥皂剧和中文色情片转移自己的焦虑。此时，剧中人物的关系也发生了让人捧腹又心酸的转变：Wil开始绞尽脑汁为母亲物色合适的成婚对象，但是约会的结局总不尽人意。随着母亲逐渐找回自信，Wil和Vivian真正的关系也浮出水面，母亲不得不调整自己对女儿的期望。

影片名称《面子》包含着双层意思，即暗指母女的职业：Wil是一个整形医师，其母是美容师。伍思薇说：“这部影片是我目睹母亲被中国移民圈子排挤后给她写的一封情书••••••我写下《面子》就是想说，不管你的性向是什么，不管你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只要你愿意，爱就会出现。”

伍思薇在十九岁时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影片的部分情节也是从她自己的生活中提炼的。比如女儿出柜时母亲最初的反应，还有母女俩最终的和好等。演员杨雅慧说，她正是从对伍思薇个人风格的模仿中学到如何演绎Wil这个角色的。

伍思薇在片中得心应手地运用着视觉暗喻和故事元素。比如Wil和Vivian在服装店货架之间暗送秋波的那一段，她们交错的目光被货架隔断，显出彼此的踌躇和试探。又如作为舞者的Vivian指导拘谨的Wil如何放松自己做安全的跌倒动作。再如华人的社交聚会上老一辈人的监视和舆论所形成的张力。以及作为对“出柜”的戏谑，Wil对母亲出柜时母亲观看的肥皂剧中的人物正在喊着：“妈，让我进去！”

伍思薇也在片中借鉴了不少经典电影。比如充满戏剧性的婚礼之后，母女俩一同奔上一辆公交车那段，恰似对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毕业生》（The Graduate，1967）的致敬。还有母女俩和好的场景位于一座六十年代风格的拱廊之下，构图颇有大师风范。伍思薇还承认她在色彩运用上深受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的影响，这一点从医院和操场相遇的两段情节的灯光应用可以明显看出来。

伍思薇在剧中讽刺辛辣，但是却不无对传统的华裔美国人之间关系的尊重。她这样总结《面子》：“这部影片是女主角更加深入走进母亲内心的一段旅程，最终也使得她更了解自己。”

《面子》的成功确立了伍思薇在独立电影圈的地位。她在电影中独特的观点和表达也为她铺就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职业道路。

伍思薇已宣布将进行她的下一个故事片项目——《洋妞在北京》（Foreign Babes in Beijing），改编自女演员蕾切尔•德沃斯金（Rachel DeWoskin）的回忆录，不过至今仍未开工。



《面子》导演伍思薇（左二）与三位女主角的饰演者合影（陈凌-左一，陈冲-右二，杨雅慧-右一）

骄傲的存在

编辑 / 陈叁

蜕

摄影 / 司马媛 + 模特 / 永垂不朽 + 文 / 永垂不朽

与其他树木一般
它在默然生长
多出来的是 呼吸
纠缠
与大地摆脱粘连
涓涓沉睡中流淌 清晰的脉络
穿过疼痛蜕去覆盖那片
潮湿树叶　风蚀之后 腐败挥发
才得颓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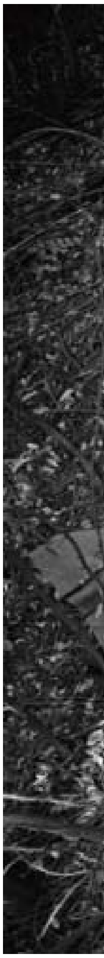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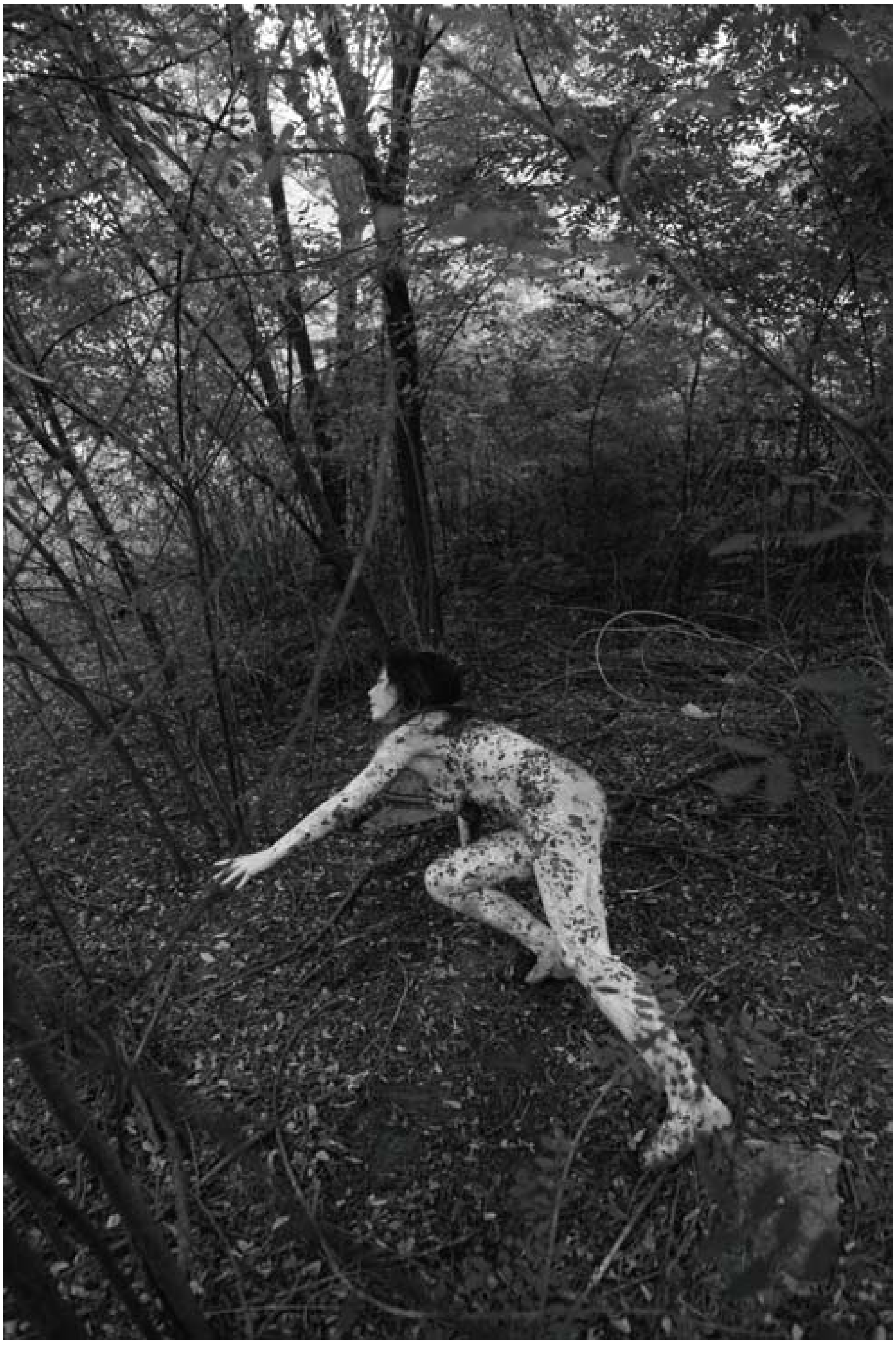


















拉拉

情色

文学赏

专题内所有手绘插图均由麦麦小茶创作

溺水

文 / 陈叁



你像清水一样浮在我的身体之上。每天清晨，我都需要借由这清水，才可以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混沌可鄙的黑暗中，谁也没有力量自拔，一夜的安眠往往会沦落为一夜的沉沦。沿着沉沦一直向深处走去，直至到达连你都难以触及的角落。如果没有执着的呼唤，可能任谁也会就那么死人般悄无声息地躺下去，躺下去，躺下去。

唯有你呼唤我。唯有你，清水一样浮在我的身体之上，呼唤我。

你凉凉的手指彷如冷冽的泉水，从我的脸庞滑到脖子，经由锁骨，漫至乳房。手指缓慢拂过的地方，都会立起一道细密的鸡皮疙瘩。看到我原本僵死的身体略有反应，你便会翻身骑上来，顷时间，轻盈的水席卷而来，把我紧紧包裹在温暖的凉意中央，像是在湖心里荡漾。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只有一半已经来到这里，属于你，而另外一半还被那可恶的污浊牵绊着。你用你的手，拉起我的手，牵引着它沿着湖水向下游，去它该去的地方。

你对着我的耳朵，呼出凉兮兮的喘息，气流像水一样淘弄着我的耳膜。喘息声越来越急促，水流也越来越汹涌。水流顺着手指浸透我的身体，涤清了整夜的沉沦，带我来到这个世界。

你像清水一样浮在我的身体之上。我睁开眼睛，你看着我笑，“早啊，混球儿。”

早。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这清水会变得沉重、凝滞，离我而去。

每个人对于欲望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对于有些人而言，欲望是空虚，等待被满足，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欲望是过于满足，等待被掏空。

我躺在草地上，看着圆滚滚的月亮，自己给自己编故事听。不需要发出声音，因为除了我自己根本没有人在听。因此也不需要为了听众的口味来改变故事的结构和用词。

月亮是个纯金制的大盘子。巨人家族的大盘子。心烦意乱的巨人爸爸最心爱的纯金大盘子。倒霉催的巨人妈妈因为不理解所有一切，把这个大盘子在灶台上砸的砰砰作响，坑坑洼洼，破烂不堪。更加心烦意乱的巨人爸爸拎起盘子，一把扔上了天。这下好了，纯金大盘子成了我们所有人的。

婊子养的巨人妈妈。婊子养的大盘子。婊子养的月亮。

月亮本来跟太阳是一对儿，所有人都嫉妒他们的幸福登对。这简直要把水星给气死了。明明她才是离太阳最近的星星啊，怎么偏偏让月亮给贴上了钻石王老五。水星跑去跟太阳说月亮的坏话。太阳太阳，你知道吗，月亮的身材根本不怎么样，每个月都有几天胖的不像话！太阳太阳，你知道吗，月亮跟地球那个混蛋的关系怪极了，巴不得天天围着他绕呢！太阳当真了，月亮只好跑的远远地藏起来，再也不愿见到他。

婊子养的太阳。婊子养的水星。婊子养的月亮。

我正在想着下一个婊子养的故事，月亮被一只肥腻腻的大脸遮住了。是Gill的脸，完完整整地遮住了我视线里的全部月亮。

“在想什么？”她肥腻腻的脸上挤出一句。

我把我在想的故事讲给她听。

Gill沉默片刻，坐在我身边。“你知道的，金盘子、月亮、水星和太阳、巨人都不是婊子养的，你才是婊子养的。你应该知道的吧？”

我没吱声。婊子养的Gill。我当然知道。

“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这么伪文艺好么？失恋了还跑到草地上来躺着看月亮，编怨妇的故事。很恶心的，知道吗。你要是真有功夫，应该想想是不是也该成熟一些了，学会多些担当。”

每个人对于欲望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对于有些人而言，欲望是空虚，等待被满足，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欲望是过于满足，等待被掏空。

明确自己的欲望到底是什么的人算是幸福的。即使欲望轻易无法满足，但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是被填满，还是被掏空。连自己的欲望都不能名状的人生才恐怖。欲望成了一团没有形状没有定义的迷雾，蒙在头顶上让你总是想破脑袋还是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

“难，谁都知道。她愿意陪你难，我看，是你自己怕了难吧。”Gill肥嘟嘟的嘴唇吐出这些字眼。这样的场景总在我和Gill

之间上演。没有谁刻意，又似乎约定俗成。她脆弱无助的时候我来喋喋不休扮演人生导师，我崩溃瓦解的时候她来故作成熟扮演知心姐姐。

“你看，什么也没发生，是你选择退缩。到底是你不想面对，还是觉得自己还年轻没有折腾够啊。”

婊子养的退缩。婊子养的欲望。婊子养的我自己。婊子养的这一切。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回忆。尤其是当你走了，而我还留在原地。

以前每天早上醒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窗换空气。否则那股黏稠、淫乱、浓厚的味道就会整天盘桓在屋子里，久久无法散去。有的时候我闻到这气味，眼前就会浮现你娇柔的身躯，激烈摇摆的臀部，深嵌在我皮肤里的指甲。这气味如此独特，只能也只属于你。在你走后我关紧门窗，企图留住那最后一丝余味。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的回忆当然不只关于做爱。可当我独自坐在房间，我们的房间里，那些关于做爱的回忆总是来的最汹涌澎湃。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洪水洗劫的河岸，冲刷了所有的物体，也吞噬了很多生命，但遗留下来的痕迹中，最清晰的总是最爆烈的那部分——洪水本身。

你喜欢骑在我的身上，像一匹桀骜的小烈马，向后微微仰着头，双手抓紧我的后背。我的头刚刚好贴着你颤悠悠的胸，在你不停地急促喘息中舔舐你的乳头。你喜欢偶尔低下头来看着我忘情地吻你，你说看到我激动会令你更兴奋。我的手指总是能够激荡起你强烈的反应，即使它们仅仅是划过你光滑的后背，你结实的手臂，你绷紧的小腿。它们仅仅是滑过去，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快速地微微颤抖，耸动，喉咙深处发出含糊的喊叫。

你像一匹真正骄傲的小烈马，双腿紧紧夹住我的身体，把你的阴部死死贴在我的肚皮上，前后左右摇摆着让她在我身体上摩擦。你浑身上下都炽热地不行，嘴里却在模糊不清地说你还可以继续，不用着急进入。到底谁先挺不住，到底谁会求饶，是你我永远长不大的调皮游戏。

越来越剧烈的摩擦，把我肚子上的皮肤都磨蹭的发红、火热，如烧热的火石。你的爱液却从阴部不断涌出来，浇在火石上，发出“吱吱”的声音。你的腰肢扭动地更快，更快，更快了，连续不断的呻吟像翻滚的浪花一样撩拨着我迸发的情欲。

不需要你再说什么，或乞求。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的手指知道她该做什么。

谁才需要狂乱浓烈的性爱？妈的，谁都需要好不好。尤其是在这个只有戳瞎自己双眼才看不到荒诞疯狂的世界里。

可我们所拥有的却又远不止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安静地躺在床上，轻声交谈，手指在彼此身体上温柔的抚摸。你的眼皮，你的发丝，你的乳头。最透彻的体悟总是发端于表象猥琐的现实。我的嘴唇，我的手臂，我的股沟。明确的欲望既是恐惧的来源也是掐死恐惧的工具。你的肩膀，你的脚趾，你的阴唇。了解一个人的全部真实才是最奢侈的妄想。我的腿毛，我的后背，我的臀部。所有的繁星都毫无保留地坠落进了你的双眼。

还有的时候，你温顺地躺在我的臂弯里，眼神迷离，我一边用时而轻盈时而凶猛的吻覆盖着你，一边给你讲我只为你一个人而讲的故事。你的耳垂，你的锁骨，你的腋窝。有个骄傲的女孩用她自己的手指令她的女友怀了孕。你的乳沟，你的肋骨，你的膝盖。小动物的孩子们像铃铛一样叮呤当啷地挂在大树上。你的肚脐，你的阴蒂，你的肛门。故事的结局是公主和公主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谁才需要轻柔持久的爱抚？妈的，谁都需要好不好。尤其是在这个只有割断自己脖子才看不到欺骗虚假的世界里。

可我们所拥有的却又远不止是这样。

你像清水一样浮在我的身体之上。

你令我清洁。你令我完整。你令我不那么厌倦自己和这个世界。

你令我混乱。你令我残缺。你令我深深陷在不可名状的迷雾中。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回忆。尤其是当你走了，而我还留在原地。

这个“家”就像一个巨大的笼子，把我整个扣在里面，连同我们所有过的一切过往。这根本就不是个家，只是一座记忆的废

墟。你走了，哦，不，确切地说，是我把你赶走了，自己却留在这座废墟里面，每时每刻舔食记忆残存的剩渣。

我应该高兴。我应该欢呼。我应该狂饮庆祝。这不是原本是我想要的吗。你确定?

我告诉自己，应该立刻搬家。或者，干脆扔掉所有的一切，只是拿着我的包走出去，再不回来。就像我扔掉你一样。

我收拾妥当，不大的一个包裹。我对物质的需求不高，我随便怎样也可以活下去。

我站起身来，走到门前。锁门离开之前打开包裹，最后检查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一本相册。全是我给你照的照片。一个本子。写满了我给你的情诗。几件T恤，我们一起逛街买的。一个钱包，夹着我们的大头拍立得。

就这样，走到哪里不还是一样。我操。

到底是什么，可以分开两个像楔子一样契合，像齿轮一样咬准的人。几个月来我想到了103个理由。我把他们写在纸上，钉在墙上，用飞镖和气枪瞄准它们，射击。

移情。别恋。无趣。猜疑。争执。砰、砰、砰。似乎全他妈不是。

恐惧。压力。未知。逃避。动摇。啪、啪、啪。似乎又全他妈是。

墙上的纸片被我打的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可是又不坠下来。难道我把它们钉到墙上去的时候它们听见我的心里话了? 谁先掉下来，谁就是那个该死的理由。谁先掉下来，谁就是我苦苦寻找的答案。谁先掉下来，谁就是我可以再次推卸责任的借口。

连纸片儿都不愿意再替我背黑锅。

气枪的子弹打在墙上的反应很强烈。有的会猛地一头直接砸进墙体里，嵌在墙上。有的在穿透纸片儿之后被墙猛然反弹到别处。你看，连BB弹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散落在我家里的各个角落，一直躺着，比我躺的还久。

我再次拿起枪来，这次，顶住了太阳穴。

匹夫之勇弹会冲破我的皮肤，割裂神经，撕开肌肉，最后冒失地跟头骨来一个情深之吻，说不定还能在骨头上搞几道裂缝。虽然它没本事搞碎头骨插进柔软的大脑，至少也可以让我头破血流，说不定还能搅错神经。怂包苦逼弹会勉强打破真皮层，在碰到肌肉后就像撞了墙一样猛烈反弹开。但是它的后挫力会叫我吃尽苦头，一天内无法听见任何声音并做出反应。

匹夫之勇。怂包苦逼。匹夫之勇。怂包苦逼。匹夫之勇。怂包苦逼。

我调转枪口，向纸片儿上的“恐惧”射过去。“啪”，子弹弹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哈，怂包苦逼。

你对我说过，我从事着一份道貌岸然的工作。

操，难道童话作家比市长更道貌岸然吗。我很不满。

当然不是啊，你不要从字面来理解嘛。你嘟起小嘴巴。

你的工作就是编织谎言，欺骗孩子。不过还好，现在就连小孩子也越来越难骗了。你一本正经地解释。

我才没有骗他们。那些都会发生。在某个次元，或者某个年龄段。我说的很心虚。如果他们相信，就已在事实上发生了。

等他们长大，或许会恨你的。越是相信，恨就越深。你忽闪着大眼睛，眼神中泛出寒光。

总有些人，会一直相信。总有些人，会一直喜欢那种虚幻的真实。我撒娇地回击。

傻宝宝，到底是他们长不大，还是你长不大。你怜惜地把我拦进怀里，搅动我的乱发。

你是个很棒的骗子，傻宝宝，我的织梦人。你喃喃自语，不像是在对我说话，却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调转枪口，向纸片儿上的“逃避”射过去。“砰”，子弹深深嵌入了墙的身体之中。哈，匹夫之勇。

游曳在水面的船大部分会寻找到一个码头来停靠。越是单薄的船只，就越是需要它的码头，哪怕只是一个破烂不堪散发恶臭的码头。那么那些足够大、足够坚挺的船呢，是不是就可以一直飘荡在水面上，它不需要码头，码头也不需要它。

你喜欢跟水有关的一切意象。

你扮演被海盗掳上贼船的无辜少女，我扮演船长。我命令你跪在地上用清水清洗污浊的甲板，你卖力地擦弄着地板，我却在身后撩起了你的裙子。不许看，乖乖地擦！裙子下面嫩白的小屁

股随着你的动作一翘一翘，像一簇跟随韵律颤动的花瓣。我趴下来舔舐你娇羞的屁股，你擦地板的动作迟缓了下来，我就一巴掌拍在屁股上，你只好带着红红的指印继续擦。我跪在你的身后，手指粗暴地插入你的身体，没有一丝犹豫和停顿，你强忍住瘫倒在地的冲动，坚持着继续擦你的甲板。你知道如果不擦干净，就会有更严重的惩罚。潮吹的爱液顺着你的腿源源不断地涌出来，伴着我的动作喷射在我的胳膊上，甚至胸脯上。我俯下头来，它们就直接喷入我的嘴中。你就是水本身。

你扮演误入渔网的美人鱼，我扮演外表忠厚内心饥渴的渔夫。你只有上半身是个丰腴的女人，下半身却是受到诅咒的鱼尾巴。得不到满足的渔夫只得趴在你的身上，拼命地亲吻你高耸的乳房，洁白的脖颈，和顺滑的肩背。亲吻越来越激烈，变成了啃咬。你也从抗拒的娇喘逐渐变成狂野的嘶喊，在我的胳膊后背大腿上挠出一道道鲜红的指印。你就是水本身。

你扮演蚌壳紧闭的生蚝，我扮演酷爱饕餮的食客。我用力掰动你紧锁的双腿，他们不愿意就这样张开。食客只好用舌头轻柔地舔拨你绷紧的膝盖，结实的腹部，慢慢的，两扇蚌壳自己松动了，出现了缝隙。我顺势撬开它，鲜嫩嫩、水淋淋的两瓣耗肉暴露了出来。不着急吃下去，我先要吸吮她充沛的汁水。汁液似乎取之不尽一般流淌着，沿着唇齿顺滑地流进我的喉咙，漾出嘴角，淌到下巴上，脖子上。那粒羞怯的小芒果此时冲开了覆盖，骄傲地耸立了起来。我把它含在嘴里，你整个身体立刻绷直了，你的双手抓住我的头发用力拔薅，似乎想把我的头整个塞进你的耗肉里面去。我叼住那颗小芒果，用舌头和嘴唇不停地给它冲击。你在吟叫中开始用力想要推开我的头，苦苦哀求不要再来，赶快给你一个狂野的插入。食客才不会理会呢。你就是水本身。

所有的混乱都预示着什么。尚未结束。

也许我错了。也许不只是船只需要码头。码头也需要船只的停靠。你什么时候见过空旷无物没有一艘船停留的码头？短暂的航行是为了寻求长久的停靠。

也许我又错了。码头的空虚并不是凭借船只的填塞才能填满的。而当那船犹豫不决的时候，码头会向着船自己飘过去。

也许我全部的错都在于，我他妈想的太多了。婊子养的码头。婊子养的船。

也许最适合我的，就是拿起枪来对着太阳穴来一炮，然后躺在地上一整天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用想。

我拿起枪，对准太阳穴。“啪”。哈，怂包软蛋。

我怎么会没有早点找到这个可以一夜安眠的好办法。

在混沌可鄙的黑暗中，谁也没有力量自拔，一夜的安眠往往会沦落为一夜的沉沦。沿着沉沦一直向深处走去，直至到达连你都难以触及的角落。如果没有执着的呼唤，可能任谁也会就那么死人般悄无声息地躺下去，躺下去，躺下去。

唯有你呼唤我。唯有你，清水一样浮在我的身体之上，呼唤我。

我没有办法睁开眼睛，身体被包裹在一种久违的温暖的凉意之中，只有天经地义的呼吸进出我的身体。头侧犹如火药库爆炸般的灼热疼痛提醒着我自己到底干了什么。

你清水般的手指拂过我的脸庞，那股灼热似乎减轻了几分。我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但我知道那是你。那只可能是你。那只能是你。

你抬起我的头，放在你的腿上，唇间吐出的气息呼唤着我，由飘忽遥远，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早啊，混球儿。”温暖的寒意总是深埋在看不透的喘息背后。

“早。”谁能说得清楚需要和被需要之间的区别和界限。

“怎么样，你折腾够了没有。头破血流了，你看。”破坏和建立并不总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

“够了。”然而践踏和视若珍宝其实是同一个反应的不同描述。

“真的够了？”创造矛盾和接受矛盾才是一个人生存下去的最大动力。

“真的够了。”解决虚无的唯一方式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和力量。

当船犹豫不决的时候，码头会向着船自己飘过去。

你的手指轻抚我的脸庞，我的脖子，我的身体。我没有办法睁开眼睛，让我惊讶的是，所有被你抚摸的地方都能看的见。一道道光顺着你抚摸的方向从我的身体里发射出来，照亮了整个房间，照亮了你的脸。



北京一夜

文 / 金星

Part 1

“但现在她是
在利第亚的女子中
最耀眼，就好像有时
日落时分，蔷薇指的月亮
压倒了所有星辰，照耀盐海，也照耀
花深似海的平原”

灯光昏暗，细看去所有人的脸上都藏着同一种神情，寂寞。

子湄在酒吧靠里的长沙发椅上坐着，身体挺得笔直，以示对那条缠绕于自己腰间、充满贪婪暗示的手臂的抗拒。手臂的主人安娜，就在她身旁，装模作样地与桌对面两个看来是couple的女孩聊得火热。

子湄偶尔差一句嘴，心不在焉地啜着咖啡，注意力在另外的地方。她们斜对面一桌的两人，正高声用英语交谈。背对子湄的一个是华裔女子，短发西装，年纪该在中年以上。另一个白人女孩，从子湄的位置可以看到大半个侧面，她的脸型是标准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女的模子，高颧骨深轮廓，线条纤秀流畅，天然卷曲的黑发修剪得层次分明，有种小男孩式的伶俐。看不清眼睛的颜色，子湄猜是蓝色的，虽则她一向认为碧如翡翠的眸子最神秘性感，但那毕竟太小概率。

时间不紧不慢地逝去，夜晚似乎没有任何悬念和暗示。子湄意识到这一点，沮丧得想抽烟，就起身去外间吧台。经过那一桌，那个女孩无意间抬头，在二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她们目光相接，子湄直视那双眼睛，绿色的。

指间夹着细长的草莓味香烟，子湄回到座位，酒吧老板也跟了过来，她说今晚人不多大家一起坐坐吧，就招呼那两个人过来跟子湄她们拼桌。韩老师（这是那华裔女子的称呼）看来是德高望重的人物，那对小情侣请她坐在她们中间。子湄看一眼安娜，往里让了让，碧眼女孩就坐在了她的外边。

她自我介绍叫sara，英国人。

“sara，just like sara waters？”

子湄问罢马上暗笑自己，进这个吧的女人身份都是明确的，来这套lesbian“滴血认亲”真是迂腐。Sara答是，并说她爱死了那部《指匠情挑》。谁又不是呢？这下弹开了大家的话匣子，一群人从小说侃到电影，从安吉丽娜·朱丽的日本女友直说到武则天肯定是双的，不然怎么最后没杀上官婉儿呢。

“一群人”里不包括子湄和sara，她们彼此发现了更切近的共同点。原来Sara是T大的交换生，虽然在此停留的时间仅3个月，和子湄也算不折不扣的校

友了。那韩老师呢，她是你的……？子湄问，心想她看年纪可做sara的母亲，总不会是她女友吧。Sara说，我们也今晚才认识，她是美籍华人，酒吧常客，老板人很好，见我独自一人，请她陪我聊天。子湄释然。

也许我们曾在食堂擦肩而过呢，sara说。子湄笑，也许，但是……但是假设过去没有意义，对吧？sara也笑，眼波流转，如一潭千年古湖，随时能把人卷进深不可测的漩涡里，子湄不得不小心地保持着平衡。

安娜觉察出什么，她不再碰子湄，还有意无意地揶揄说你们两人开小会啊，都不理大家。倒不是sara不想跟众人交流，她的汉语刚过HSK初级，这种场合她只能听懂一点点。不过她是好学生，拿出笔来请教子湄“couple”和“single”用汉语怎样读写，子湄就在张乳黄色小纸签上写下“一对儿”、“单身”几个字。关于“single”，sara说，在我们，这意味着有几个情人，但是没有固定的relationship，

“Are you ok with that？”

子湄一时拿不准她问这话的用意，就洒脱地说：

“Not a big deal，we’re human, are we? ”

是的，我们是人，当我们孤独脆弱到不堪一击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哪怕是片刻甜蜜，我们也不会计较其他，子湄想。Sara似乎明了她的意思，点头说你讲得真好。

然后，sara纸签上写下自己的中文名：林锡华。好难听的名字，子湄想，但除了报出自己的英文名，也不好动声色。也许，在她眼里，我的英文名字也很傻。

那边安娜在和韩老师探讨什么纯T纯P的问题，子湄想到上周末和她一起的那个晚上，那种尴尬与不快又袭上心头，于是给sara讲了一下这边les文化中的角色划分，最后愤愤说所谓纯T是只施不受的。sara说我们也有dyke和femme两种，dyke是the L word里shane那种，shane以外的其他主角都很femme啦。那你算那种呢，子湄问。我是dyke，但是——sara做了个狡黠的鬼脸：

“Either dykes or femmes, we do the same thing in bed.”

“sure，I like that.”

不知不觉间，空气鲜活起来，浓重的烟味混杂着酒气和某种暗暗的香，对了，她的香水，很好闻。

就在一切仿佛都开始有关，一切又仿佛莫不相关的时刻，sara的手机响了，她低头收发了两条短信，然后遗憾地告诉子湄她该走了。她起身对大家说，朋友叫她去工体那边跳舞，如果谁愿意同去她是欢迎的。这翻话是韩老师翻译出来说给众人的，大家就纷纷说再见。

子湄心里一时七上八下，求助似地问安娜，你去吗？她们俩个今晚一同出来，子湄如果抛了安娜实在不合情，而单独跟一个不过初相识的女孩离开，又太不合理。安娜断然说不，太远了，要去你去。子湄知道是不可能了。

Sara再三邀请，见无人响应，便依次别过。轮到子湄，可以最后一个问题吗，子湄说。什么？sara的语气里似乎有某种期待。你用的是什么香水？这个，是cool water。冷水，我会记住的。

Sara走了。

总是这样，我们期待有事发生，结果什么也没有，千万种可能在一转身间无影无踪。这就是真实人生与肥皂剧最大的不同。子湄心中有些微惆怅，但是又能怎样?

Part2

“须知赛浦路斯的女神
她曾经亲口责备我
只因我的祈祷里
有这个词:
我要”

有时，偏偏在通体绝望之后，命运会对你做一个魅惑的鬼脸。

五分钟后，sara又回来了。子湄见她赫然立在面前，人都呆住了，一时什么说也说不出。Sara倒从容，用坦诚的语气对错愕的众人解释，迪吧实在太远，而且比起整晚和男人跳舞，我更愿意跟你们hang out。

安娜贴在子湄耳边说，快带她走，她为你回来的，眼神儿都在你身上！语气里居然没了酸劲儿，字字碰到子湄心坎上，轰然回响。子湄在心里说，真希望我能像你那么确定，嘴上却嗫嚅道，别瞎说怎么可能啊。就在这当口，一个专业名词忽然溜进子湄思维中——薛定鄂之猫。在这个由风流成性的物理学家薛定鄂设计的理想实验中，暗箱中的猫儿命悬一线，实验者开箱检验这个动作本身有可能就造成粒子衰变，触发机关送它上西天。子湄模糊地觉得，她和sara之间，现在就有一只暗箱，里面有一只不明生死的猫！

Sara仍挨着子湄坐下。此时午夜已过，吧里只剩下稀稀疏疏十来人，老板索性都聚过来，玩集体游戏消遣。游戏极简单，名为“老k说话”，按人数抽扑克牌，拿到王牌的人可以选定另外两个人，出些整蛊题目为难她们。第一局是安娜称王，她命令抽到2号和5号的人做法式接吻，不想2号就是韩老师，5号是sara。韩老师说，我这个年纪来不得这样深层次身体接触，待会请大家宵夜抵偿吧。资历深的人要赖，谁也没办法，安娜只好答应，但是斜睨着sara说，那你怎么办，要不这样我问你一句真心话，你为谁回来的?

这个问题搞得子湄心底尴尬又紧张，恨不能一拳挥到安娜脸上去，一面又担心着那一个怎样应对。Sara只微笑说，我为了你们所有人啊。安娜不甘心，逼问，那我们中间，选一个出来，你最喜欢谁？Sara神色不变，全都是，真的！韩老师打圆场说，以英国人的教养是不会正面答你的，别不依不饶啦。安娜悻悻放弃，沉默片刻，终于看表说，明天我还要上声乐课，先走啦。

所有最美丽的故事里都有着最残酷的法则，其中之一便是，主角永远只有两个，其他人的存在，只是喜剧的陪衬或必要时的牺牲。离去的安娜大约是悟出了这一点，不过，另一个懵懂的配角接替了她的位置。这人叫小赵，是个清秀的teenager，胖乎乎的可爱，她几乎不懂英语，但明显地对sara有兴趣，缠着韩老师为她通款曲。

Sara应对得极老练，当小赵半开玩笑地说“我爱你”的时候，她马上用生涩的中文回“可我不漂亮啊！”激起一波哄堂大笑。潜意识里，子湄对小赵有些悲悯，可一转念，自己似乎并无资格这样想，忍不住对sara耳语道：

“I guess she is hitting on you，would you like to think about it？”

“I’ll talk you later.”

sara脸上又掠过那狡黠的神情，子湄心里一时疑窦丛生，丝毫感觉不到暗箱中那只爱欲之猫的生气。

游戏一轮一轮地继续下去，“老k”们花样百出，极尽捉弄人之能事。比如叫一个人夹一只蒙纸巾的杯子在两腿间，另一个人俯身用舌尖把纸巾舔破，还要问“破了么”，上面的人要答“破了”；又或者，两人用牙齿合力把啤酒瓶中的长吸管咬出来。相较而言，kiss、吸霰弹烟之类，反而都成了极稀松平常没难度的。子湄要不断为sara翻译游戏的要求事项，或者在她称王时把旨意传达给其他人，这样一来，两人间私下的交谈就少了。

这一局，小赵抓到老k，她宣布1号和7号听调遣。Sara听说7号，就小小惊呼一声。小赵道，不来高难的就啵一下好啦，边说边拣起桌上最后一张牌——这是留给老k自己的——也许她希望自己就是1号。子湄翻开自己的底牌，一张飞满红心的A好烫眼，她做若无其事状出示给众人。小赵马上说，哦不用舌吻，嘴唇碰上就可以了。

子湄转头看sara，想把小赵的话复述给她，却见那对绿宝石一样的眼眸已经压得很近，一只手拂上自己的面颊，微微拨开发丝。电光火石之间，子湄意识一片真空，只是本能地闭上双目——两片凉润的嘴唇轻轻地印在自己的唇上，时间是那么长，又那么短。等重新睁开眼，子湄才发觉自己的心跳的频率狂乱如野马奔腾。

众人起哄一回，又接着发牌。又持续了十几轮下来，人人都困倦了。Sara最先表示自己累了，建议take a break。大家就歇了，也没人马上离开，都闲闲地喷云吐雾，再叫杯酒喝喝。

老板来了兴致，提议跟sara掰腕角力，并说若对方赢了她就请酒喝。Sara问，如果我输了呢？老板还没回答，小赵抢着说，如果她输了我提她付酒钱咯。Sara想了想，说好啊。子湄在旁观战，心中极愿sara胜出，简直想替她发力，不自觉间手竟按到她腿上。Sara身体一震，手臂就被老板扳下去。子湄连忙抽手回来，又不敢确定是不是自己让她分了心。小赵面露得色，去吧台给sara端了一杯“白色俄罗斯”来。

再消磨一会，又有几个人离去了，只剩下三五个人。看看夜已过去大半，子湄焦躁起来，用中文对sara说：

“唉，晚了，我也要回去了。”

“‘回去’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明白。”

Sara第三次闪过她狡黠的眼神。

这次搞得子湄几乎恨起她来，怎么可以这样貌似无邪的云淡风轻？！怎么可以这样叫人琢磨不透？！于是沉下脸，赌气说，nothing，never mind！Sara耸耸肩，不再说什么，起身去了卫生间。剩下子湄一边跟老板敷衍谈话，一边思考是否该就这样离开。

可是，不开箱看一下就放弃，这是懦弱者的行为！子湄忽地下了决心，决然站起身，向卫生间的方向走过去。

心敲如鼓。

美丽的欲望之猫啊，请你千万千万千万活着！

Part 3

“我将来到，欲望的迷宫”

不过二十几米的距离，每一步都消耗掉我全部生命勇气的十分之一。

卫生间外是一条短短宽宽的走廊，已经可以避开外间人的目光，她正迎面出来，见我便停住了，脸上一抹浅浅的笑意，眼神却不太敢直视。擦身而过的一瞬，我伸手拉住她深蓝色夹克的衣襟——一个小小的动作，如一匹被套了缰绳的骏马，她驯顺地随我走来。

接着仿佛电影里的跳接，不知怎么，我们的嘴唇就碰到一起。这回是不设防的交缠，她口中残留着鸡尾酒的气息，甜甜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我们慌忙放开。她往外走，我转身进了卫生间隔间。

放下马桶盖，坐在上面半晌，听得来人进了隔壁隔间，我开门出来，她正站在走廊的大镜子前等我.

“let’s get out of here!”

她的声音轻轻，语调却是命令式的坚决。

“okay，but you go first.”

我们娇弱的秘密之华，我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点头，先去了。等我出来时，老板说小赵和sara一起走了，并取笑小赵今晚殷勤献足。心里惊跳一下，我也跟老板说再见。

跨出酒吧门槛，深秋初冬的冷风扑面而来，萧索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一时惶惑懊悔交集，只好在街灯下茕茕而行。一辆出租由后面开过来，在我身边停住，车窗放下，一个人探头出来喊道：

“hey，cutie！”

她独一无二的声音！这个漫长的夜晚里，sara又一次好似从天降，失而复得。上了车，她自然地扣住我的手指，不过我们身体并不是紧挨着。她解释说，小赵非常绅士，执意帮她叫taxi，她只好兜个小圈再回来。我彻底放松来下，调侃说，人家不错的啊，而且 crushed on you。她说，是很nice很funny的人，但是not my type.

“Actually I came back for you”

她的手上加了力气，把热情与肯定传递过来。

虽则谜底我早已知晓，听她说还是不由得心花怒放，就像中大奖的人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审视自己的彩票。即便有迎奥运学英语的运动，料得开车的哥还听不懂我们的对话，索性大胆说：

“I know it. But sometimes I was not sure, because when I touched you, your reactions seem not very active. ”

“maybe I ‘d just been shy!”

我们相视而笑。车子已静静滑入校园，平日里熟视无睹的景物在夜色中显出一种奇异的、疏离的美。Sara提议去她的留学生宿舍，我应许——虽然我那位家在本市的室友从不回来住，但带一个白人女孩回去太惹眼，何况寝室墙壁的隔音效果很糟……

留学生公寓昼夜有人值班，一个烫了密密卷发的中年女人坐在门厅的接待台里，我以为会被叫过去登记，她却只是盯着自己的电脑。上电梯，sara按下12层。

她的住处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套间，她说另一室是个韩国女孩。开门之前，她略微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的房间很乱，我安慰她，没关系，你没见过我的。其实我说谎——本科时候，寝室最脏时都是卫生检查的标兵，只因有我在。

所以，当灯光亮起、满屋狼藉入目的时候，我体内那套整洁程序开始自动运行。Sara再次为房间乱道歉，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收拾，就乒乒乓乓动起手来。她愕然看着我，按住我的胳膊说stop that！命令式的坚决，一下唤醒我，记起自己不是来做保洁工人的。我在床边坐了，低头看地板，心里恨自己洁癖居然这时发作，好不丢人。

她脱了夹克，关灯，紧贴着坐在我身边。我们都不说话，气氛有些莫名的紧张。Sara终于开口，其实我睡过的女孩里只有一个中国人——她是香港人，所以我不太了解你们是怎么样……原来，她紧张的是这个。我笑答，没关系，我其实也没多少经验，just relex！她不服气起来，怎么反而是你叫我relex哦？我还是忍不住笑，因为紧张的是你不是我啊，恶作剧地一推，她倒在床上。

云雨之欢是短期的身体契约，以我们彼此无条件的信任为前提，所以，与陌生女子的性爱冒险里，总暗含着最基本的浪漫元素。很奇怪，我们急切地撕扯彼此衣服的时刻，我的意识流里居然是这样形而上的命题。又想到交流至关重要，不由得感谢起大学教育体系里那些折磨人的四六八级考试，如果他们当初告诉我学英语有助于今晚，我只怕会更用功些……

一分神，解她bara褡扣就失了手，尴尬。真正的原因，也许是我从没为另一个同性做情人的宽衣，这个秘密，我一直防备别人看出来。她不以为意，自己把bara脱了。因她的脸型是得天独厚纤瘦的那种，身体比我预料的丰腴，而胸一放出来简直震慑，在她身下，只觉雪崩扑面，优美一变为壮丽。我想笑，却明白此时万万笑不得，赶紧闭目凝神，把身体全交给触觉去引领——fantastic！

我能感觉倒，她的嘴唇慢慢往下走去，伸手摸到她的头，轻轻揪住她的短发。其实，她现在为我做的，历任男友也都做过。不同的是，sara的节奏感极佳，她懂得如何在远处慢慢迂回，直到潮水充盈过堤岸；懂得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刻，闯入温暖黑暗的迷宫。

一切发生了，终于！一直以来的猜想与憧憬是正确的，另一个女子准确地发现了我身体深处的秘密，我自己与那些男子所不曾发现的秘密。酥醉的感觉升腾到心脏，我忘记了自己。最后，她的指法忽然起了变化，像一头精力充沛的小兽，在窄巢中来回翻滚，终于触断了那根紧绷整晚的欲望之弦。眩目的光中，但见杂花生树，身体每个毛孔洞开，一切的过去与未来，畅通无阻。

我喘息甫定。她躺在我身边，体贴地说：

“you need some rest”

潜台词是，maybe you want to fuck me later？我说不。身体是奉献给爱神的飨祭，一刻也不可迟疑。然而翻身坐起，一个小小的麻烦出现了。我的头发长可及腰，仰卧时没什么问题，这会儿披拂下来，牵牵绊绊，也许应该扎起来？sara说不要，

她为我撩起丝丝缕缕。

位置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由上而下看她，我的掌控欲望骤然而起。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娴熟，就好像我一向知道应该怎么做。她身体是这样的美妙，我的手指仿佛嵌进海蚌柔软的肉里……人在剧痛与极乐时的表情是一样的，收尾时分注视她的脸，确实如此。

潮水褪去，我们是两个海难幸存者，静静躺在沙滩上。

忽然记起，之前，我们根本没有盥洗。那么，酒吧里摸过纸牌所有的手印、那夜晚的气味，是不是都藉此封存在体内？ok，这是浪漫的想法，现实的想法是，现在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可是，戒指，我右手中指上那枚火焰状的银圈，刚才根本忘了摘！

“so so sorry，did I hurt you？ ”

她做了个完全无所谓的表情。

一片凌晨的寂静里，电话铃声忽然响起。

Part 4

旧时，克里特的少女
曾环绕爱神的祭坛起舞
赤足践踏弱草之芳华

我抬腕看表，凌晨四点五十一分，此时来电不是情人便是噩耗。Sara跳下床，准确无误地从桌上凌乱的书籍和CD中捞出无绳听筒，听她说hello sweetie，我忧天之心略略一放，看来不是什么坏消息，而尴尬之心又起，恨不能像死尸般声息皆无，只怕电话那头她的女友听到。

Sara的语气更像在跟好友煲电话粥，絮絮而言的不过日常琐事。她边讲边捡条浴巾按在胸前，给我一个“excuse me”的眼神示意，开门出去，听声音是进了客厅边上的浴室。明显不愿我旁听，这多少让人不悦，不过她或许是想对死党描述刚刚的巷战、对我作些评价也未可知。百无聊赖又没睡意，我只好仔细审视她的屋子，发现她黑色的bra扔在床下，用手指勾上来一看，果然是36C的size。

冲水声，我赶紧把bra扔回去。Sara进来看到我，眼神一定，浴巾和话筒都滑落在地：

“Don’t move!”

我对这次命令式的语句有一瞬间的不解，诧异地扬头看她，她走近床沿：

“you look so beautiful now……”

她的眼中欲望满溢，碧波荡漾，我忽然领悟了自己此刻在其间的映像，一个全身赤裸着俯卧在床、黑发沿背部曲线垂垂而下的女人。从对方的视角看见自己，我甚至分享了她对我的欲望，心念一动，身体霎时兴奋无比。她很快探触到了我的反应，You’re wet，她说，带着欣喜与些许意外。

第二轮短兵相接过后，我们终于熟稔了彼此，像两只章鱼一样互相紧紧缠绕面对面躺着。

“sorry，I didn’t shave my legs.”

没想到她开口是这一句。经此提醒，肌肤接触的参差感才传递过来，我安慰她说，没关系，我们都不刮的。事实是，与男子交欢后的并肩交股而眠（这是从明清白话色情小说里学到的词），已经让我习惯于这样的触觉。但是仍然很光滑啊，sara羡慕地说，用她的小腿轻轻摩擦着我的。我不无得意地微笑。她接着说，不过我觉得中国女孩的问题是在床上太安静了，要知道没什么比性感的叫声更让人血脉贲张。我含了含她的耳垂，表示同意。她又欣慰地说，我真高兴你不是那样的。这赞美，真叫人赧然抱羞。

更羞的是，我们都听见了一阵腹鸣声。你饿了么？她问我。我赶紧否认，她说没关系我也饿了，我知道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咱们叫点东西吃吧。sara从乱七八糟的东西里又奇迹般地拽出一张餐单来，三个月，她把校园周边情况摸得倒熟。我边拨号边问她要什么，回答是Kung-Pao Chicken，暗笑宫爆鸡丁果然是被老外最广泛接受的中国菜。



此时天已大亮，过了渴睡低谷，人的精神便开始亢奋。她把衬衫仔裤套上，预备一会儿去接外卖。我也去抓衣服，却被她阻止——I like you’re naked，她霸道地说。我叹口气，你知道么，大家都不穿衣的是神界，大家都穿衣的是人间，唯独有人穿有人不穿，就事涉dirty了。Sara大约觉得我的逻辑奇异，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任由我把室内的氛围由淫荡变成人间。

“Is it your girlfriend who just called？”

没来由的问题冲口而出，我暗骂自己的愚蠢，这个关注明显地越界。Sara的回答很轻快：

“No，it’s my ex, the Hongkong girl,actually she was my first girlfriend and gave me my Chinese name.”

与“第一个女友”相联的必定是自我发现的故事，sara的这一个情节极动人。她18岁以前从没想过自己是弯的，是香港之行改变了一切。至于她去那里的原因和认识那女孩的细节，我实在没听得很明白。总之她们因某种客观原因need to share the same room and the same bed。两人性格投契，逐渐结成新密的好友，不过都自认笔直，同床一月秋毫无犯，直到最后一晚。发生什么了？我被她的叙述抓住，关切问道。

“I really wanted to kiss her.”
“so ?”
“so I did.”
“then how about her?”
“she kissd me back!”

想象起来，也是好生煽情的场面，我夸张地“oh”了一声。不过，当我吻她脖颈的时候，她把我推开了，sara说。然后呢？然后我们彻夜长谈，最终决定可以试着开始dating，as girlfriend and girlfriend。后来，Hongkong girl去了英国，两个女孩开始疯狂相爱。

“We had lots lots of sex. We used to not get out of bed for several days.”

我不禁莞尔，似乎每个激情场景里，总有一张被过度使用的床。这段甜蜜的关系持续了8个月，sara解释分手的原因是“she wanted to go back to Hongkong”，结局是她们由lovers变成了best friends。由情人降职而成的朋友，无论如何比单纯的好友多一分暧昧的亲厚，通常也可保留一些热恋时的特权，比如凌晨时分的电话粥。

Sara打开手提电脑，翻出张照片来给我看，是一个长发垂肩、皓齿明眸的女孩，眉宇清秀，神情活泼又纯真。就是她赋予sara中文名字，怪不得我觉得难听！港台人取名原是遵循最古板（或曰传统）的法则，“锡华”当是粤语音译。既然sara只有过一个中国情人，那么too quiet in bed 无疑也是指她了。

“woo，She is pretty！but I can’t imagine how she had lots lots sex with you……”

我知sara在等我的评价，只好这样回应。其实我对情敌的要求，一向比对情人来得高，所以此刻心绪如一杯摩卡，上层是奶油般甜腻的放心——还好sara对chinese girl的taste绝不是名模吕燕那种，下层却是深广的微微苦涩——似乎这画中人的容颜比我略胜一筹，或者三分？Sara自然不明所以，只大笑说她几个小时前也无法想象和我making love。

敲门声，食物来了。我们席地而坐，女女之后饮食，别有一般美味。Sara用筷子算娴熟，只是来尝我的水饺时，半晌也捉不住一只。我小小奚落一下，她委屈地抱怨too slip，乖乖等我夹了喂过去。

收拾过残羹，清晨的艳阳已从窗帘的缝隙里溜进来，提醒我是该走的时候了。

激情果阿

文 / Blue Jazz

在果阿的最后一周，有一日，大娜约我一起午餐。当我走在棕榈树下，尚未踏入餐厅的沙地，便听到几阵爽朗的笑声，我定眼一看，看到一双迷人的眼眸，心里一震。大娜向我介绍了两位来自巴塞罗纳的女子给我认识，一位叫雅兰莎，另一位就是让我心里微微一震的美丽女子——卡门。

雅兰莎大概有三十多岁的模样，卡门大概二十八九，不过她俩的心理年龄都是一样的——十六岁。她们身上散发着典型的西班牙女郎的气息：热情奔放、天真直率、冒险精神……自从她们踏入了果阿的沙滩，无论在哪里，都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至少我是这样的。庆幸的是，我们的旅馆紧挨一起，卡门和雅兰莎的旅馆没有面海的餐馆和酒吧，所以她们常来我们的餐馆，其实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她们几乎都在餐馆呆着，有时喝果汁、啤酒或用餐。雅兰莎很喜欢和我聊天，当我刚从房间走下阳台时，远远就听到她呼唤着我的名字，那音量很高，我担心会把午睡的大娜给闹醒了。我感觉雅兰莎的热情胜过了果阿海面上的烈日，让我的呼吸有些不顺畅，一旦看到了她身边的卡门，那种不顺畅就更加重了。

也许因为我是当时海滩上唯一的中国人（许多人对独行的中国女孩都十分好奇，他们认为那是日本女孩的风格），也曾经小住过巴塞罗纳，研究过南欧的文化、高迪的建筑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所以吸引住了雅兰莎和卡门。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居住于新加坡，她俩的下一站就是新加坡，然后去澳洲和新西兰。所以她们问了我许多关于新加坡的资讯，对我很感激。特别是雅兰莎，对我很热情，总有问不完的事情、聊不完的话题。在雅兰莎的影响下，卡门也越来越注意我。

卡门的天性淳朴吸引了我，这是她第一次来亚洲旅行，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比如印度女子的嫁妆、乔布斯来印度修行后的思想变化、印度人为何迷恋宝莱坞歌舞片等等话题，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她在一旁瞪大着眼睛听着。当以色列青年的“Beedie”或是大麻，传到卡门的手中，她也试了一口，马上被性急的雅兰莎抢了过去，因为雅兰莎是超级烟客，她们似乎不拒绝这世界上任何会冒烟的东西。卡门的一举一动吸引住了我的眼神，拨动着我的心跳，这一切大概雅兰莎都看在眼里，毕竟年长阅历丰富些，所以她心领神会，偶尔会对我莫名一笑或眨眨右眼。我喜欢欧洲人眨一只眼睛时的表情，很顽皮，也很幽默，特别是女人这样眨，更有情趣、更挑逗。

一天下午，雅兰莎突然提议我们去玩皮划艇，大家都兴奋地冲到了沙滩，我们租了两艘，雅兰莎竟然让我和卡门坐同一艘，还对我暧昧一笑、眨眨右眼。接着，雅兰莎和另一奥地利女子同一艇先冲向大海。卡门穿着蓝色的比基尼，坐在我的前方，我们向大海奋力地划去、离海滩越来越远。海越来越深，海浪越来越汹涌，我心跳的频率跟随着海浪的波动而加快。两艘皮划艇在竞赛，我们都相当的努力，为了超越对手，我和卡门的手掌都磨出了水泡，我好像能感觉到她的痛。在返航时，我们在北角的海面停了下来休息，那里的海水真是出奇的清透，可见一米多深的白沙，这片沙滩在退潮的时候就显露出来，可以走到那边绿意浓浓的小岛。

我们四人都跳下海里游泳，“十六岁”的雅兰莎竟然顽皮地把比基尼给脱了，丢在皮划艇上，另一位“十六岁”的卡门也跟随着她脱下自己的比基尼。我瞪直了眼，因为离卡门的身体近在咫尺，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紧接着就吞下了一口海水。我不得不让自己镇静，然后随着她俩的身影追去。我的泳术还不错，很快就追上了她们，并把她们甩在身后，待看到深蓝的海水时，我就停了下来，回到浅沙水域。

当她俩靠近我时，觉得自己的脸烫得厉害，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向海水里看，那是徒然。而且反应来得很强烈，身体一阵阵发烫。那时觉得透明的海水，好咸也好湿……雅兰莎笑得很大声，她俩可并不害羞，我知道许多西方的孩子从小到大是经常裸泳的。

返航时，我们都划得很慢，因为手掌的水泡很疼痛。上了岸后，我迅速回房间冲了凉、换好衣服，然后从背包里翻出急救包。来到卡门的房间，卡门还在沐浴，我耐心地在她房前等了等，希望不要被在她隔壁房间的雅兰莎出来时看到。卡门系着浴巾，终于开了门。我们坐在床边，我问她痛不痛，然后用极慢的速度帮她那起水泡的手掌消毒、涂上药膏。这时我们的身体很接

近，相互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声。卡门好像在看着我，那样天真无邪、又心存感激的眼神，而我却不敢正视她。

接着，她竟然把一只手随意且亲切地搭在我的大腿上。我持续感觉着她的体温，又充满着诱惑，我咽了咽口水，感觉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有根神经不断地抽动，从心脏一直向下，像电击般刺激着……然后，卡门也坚持帮我消毒，把药膏涂在我的手掌上。涂完了药膏后，我的神态举止变得很尴尬，卡门也显得不自然。

我不敢单独和卡门相处，心里乱了分寸，马上退出了她的房间。然后快步地经过沙滩、穿过旅馆的餐馆、傻傻地回应了一声向我打招呼的尼泊尔男侍者，最后回到我的房间。把急救包丢在一旁，平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急喘着气，眼睛盯着屋顶，甜甜地笑着……那应该是我在南印度，经历过的最灿烂的一个下午，脑海里不断回忆着那透明的海水和洁白的沙地，她脱下比基尼的那一刻，看到她那娇滑玉嫩、充满诱惑的双乳，她把那温热的手搭在我的腿上，她握住我的手温柔地帮我涂药膏的一幕幕反复地映现在我的脑海里。

不知不觉地，我睡着了。在梦中，我竟然梦见自己的童年情景：几位小女孩和我演戏剧，在戏中，我亲吻了一位可爱的小女孩，那种美妙的感觉。然后，我又梦见自己和卡门在无人的沙滩追逐嬉戏着，她的头发被海风吹得凌乱，对着我暧昧地笑着……正当我想接近她时，雅兰莎吐着大麻的一个个烟圈，大喊着我的名字。我立刻惊醒过来，原来天色昏暗，雅兰莎又喊着我的名字，我连忙应了一声。然后关上门，冲到餐馆与她们会合。

晚餐后，我们又喝了两杯，聊着第二天晚上英国人搞的大派对，在海滩里的每个人都收到了邀请，听说会来一位英国的大牌DJ，是伦敦某某著名夜总会的首席。大家好像都知道DJ大名的样子，除了我。当有人问到我参加与否，我还在犹豫中，因为我即将出发去孟买，想好好休息。旁边的两个以色列青年开始奚落、略带着鼓励地语气：“嘿！我的中国女孩，你不吸大麻，又不参加派对，你来海滩的意义何在？”我笑着看了一眼大娜，她摇摇头肯定自己是不会去的，这种重金属的音乐对她来说太前卫，除非她把两个女儿带来果阿。雅兰莎和卡门是不必多问、一定会去的那种类型，因为她们只有“十六岁”！不会错过任何让她们享受生活的派对。雅兰莎认真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像个大姐帮我做决定的样子：“你一定要去！你应该去！”卡门则在一旁附和地眨着眼睛，我又怎能抵挡得住卡门的眼神？以色列青年举着啤酒瓶对我说：“嘿！明晚我们会为你买一杯酒的！”

大家喝了两杯后，雅兰莎就消失去了隔壁网吧，她负责去订从科钦赴新加坡的机票，两个人的旅行她是负责管帐的那一位。大娜去了沙滩散步，以色列青年上了二楼的“大麻派对”棚里，只留下卡门和我在听着酒吧里的迷幻音乐。有一位尼泊尔的小伙子播放的音乐真的很棒！让人根本不想离开酒吧。不过，卡门还是提议去散步，我们就把拖鞋放在酒吧里，然后踏着浪花向南走。

从我第一次看到卡门，到这晚与她单独散步，心里都不免有些紧张，也许她也能感觉得到。月亮似乎快沉入了海面，她在一层层地变色、从橙黄色变成了淡黄色，朦胧也显得暧昧，甚至有些略带着醉意。最后，月儿一点点地消失了，也许是被深海的雾气遮住了。酒吧里依然传来依格玛的音乐，性感的喘息声在沙滩、海面回荡，让我们的心随音乐起伏跌宕。

英国人的派对终于到来。就如几天前在海滩给我们发传单的小伙子所说：“如果不清楚派对的地点在哪里，那时候你就明白了。”果然，在海滩后方的棕榈树林里，不断传来了低音的震动，震感随着空气传动到海滩的每个角落，我随着三三两两的人群来到了一幢房子，感觉到房子在随着气波而震动着。我鼓起勇气踏入，很快看到了那位大牌的英国DJ，他带着大耳机很专注、投入的神情。没一会儿，我就看到了站在人群中央的卡门和雅兰莎，她们已经喝了两杯的样子。

她们拉着我认识一位德国的帅小伙子，他端着酒杯、赤脚站着傻笑，雅兰莎把他的故事告诉我。这有趣的小伙子有一次喝醉了，在沙滩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从德国穿来的徒步鞋不见。之后，他说他没钱买鞋穿，所以在果阿已经两个月没有穿鞋了，像是印度赤脚的苦行僧，但其实他有钱买酒喝。

我先叫了一杯鸡尾酒，和她们一饮而尽，接下来又叫了第二杯。雅兰莎正想告诉我德国小伙子的另一个有趣的经历时，重金属的音乐越来越猛烈，我听得不是太清楚。

一个多小时后，我已经喝了第三杯，她们的酒量都比我好很多。我已经不是微熏的感觉，而是觉得有些飘乎，在人群里飘乎着。突然，DJ转了一曲热门的拉丁音乐，雅兰莎一手拉着卡门，一手拉着我，冲入了舞池，她们跳得很性感、奔放，富有挑逗性，特别是俩人在我身前身后扭动着、碰撞着，让一波波拉丁的热浪冲击过来，让我有一种晕眩近乎休克的感觉。随后，雅兰莎又去拿酒了。

在昏暗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音乐下，卡门突然间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亲吻我，让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思绪却飞奔了起来。我突然想起了晓溪，那次喝醉酒，她开车送我回家，我在车里冲动地吻她，她一把推开我，让我突然间清醒自己的行为……就在这时，我也把卡门推开，睁大眼睛看着她，急喘着粗气，她仍微笑地直视着我，手中的酒瓶在晃动。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把她拉入怀中、狂吻着，这一生我一直梦想着亲吻一位女孩，此时此刻的卡门在我眼中，显得如此完美、动人。

狂热的人们，包括以色列青年、形形色色的旅行者、英国来的大牌DJ、俄罗斯帮的烟贩和尼泊尔的男侍者，他们都没有理会我和卡门的拥吻。只有那位没有鞋的德国帅哥端着酒杯，尴尬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难为情。我把卡门拉到一个角落，抚摸她的脸颊、光滑的肩膀，然后是手臂、柔软的细腰。她亲吻着我的脖处，然后轻轻咬着耳垂。我微微地仰起头，屏住喘息、抑制住自己的声音。接着又一阵热吻，我闻到她身上散发的迷人香气，让我全身的血液兴奋不已，一直向下燃烧……

我们嬉笑着牵手，在沙滩上奔跑着。快到她房间的门前，我略带醉意地滑倒在沙滩下，正想爬起来，卡门突然间压到我身上、非常顽皮地把手伸入我的内衣里，我止住她的一只手、却防不住她的另一手。俩人在沙滩上滚了几个回合，全身每一处粘满了沙粒，鞋子早已不翼而飞。匆匆将房门锁上，卡门把我压在木墙上、急切地把我的背心向上拉，我连忙帮她解皮带、把裤子向下推，走廊地面上都是沙粒……一直脱到了浴室，然后把喷头的水打开，让水把我们身上的沙粒冲净。

娇柔的月光从缝隙间斜射入，投射在她的睫毛、锁骨和柔软的肌肤上。我们在喷头的水滴下肌肤紧贴、温柔地亲吻着，舌头把嘴里的沙粒传来传去。在沐浴时，思维也越来越清晰，感受也越来越真切。滴滴答答的水滴声合着节拍作响，像一首首连续不断的月光小夜曲。这是我有生以来，真正感受与女子亲吻的美好，她那柔软、性感、湿润的双唇，甜甜的、带着巧克力的香味，充满着诱惑、让人永远不想离开的红唇。这亲吻还能传情达意，撩动心弦。女子与女子之间的拥吻是可以长时间地、专注地、投入地、忘情地，而暂时忽略了身体其它部位的需求，直至水滴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冰凉才清醒过来。她抚摸着我的腰、然后是臀，我俯身去亲吻她的乳房、轻轻咬着，她呻吟起来……

她把我拉出浴室、然后用力推倒在床上，我喜欢这种西班牙式的狂野，甚至有点儿粗暴，她总能给我许多的惊喜。显然，卡门对女人比我更有经验。在这之前，我甚至从未与晓溪真正地亲吻过、更没有与其他女人相吻相亲。换言之，这是我的“初夜”。

没想到她在床上的控制欲如此强烈，我竟然被动了起来，完全无法料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把我压在床上，散落的发丝盖着我的脸庞，她慢慢俯身向下，亲吻着耳垂处、听着我的喘息声，然后是颈项、锁骨，再往下，她用力地抓着我的乳房、咬着我的乳头，然后缓缓地滑下，舔着肚脐、亲吻着腹部周围。她把纤细的右手手指伸入我的嘴里，让我含着它、舔着它，亲亲地咬着它。接着，她把我的双腿抬高、吻着内侧，不动声色地接近，我似乎在等待着这一层层的意外，享受着她的爱抚……她时而亲吻那里，时而游离，等待我在渴望中挣扎、等待我的呼求，然后她的舌尖在四周潜伏，慢慢滑入湿地，一点点地摸索着前进，轻轻地触碰着那点，倾听我的声音起伏，然后再向下，无数次地探入洞穴、想伸入极限，再缩回、寻找到我的敏感点，开始轻柔缓慢，逐渐强势攻击，不同角度、不同频率、不同力度，直至我无法自控、心跳急速加快，阵阵热浪从大腿处扩散至腹部、胸部，脸已红至耳朵，呼吸越来越急促、接近休克状态，最后歇斯底里地叫喊着，爱如潮水般涌出……

这不宁静的凌晨，宛如海面的潮水，一波又一波涌向沙滩，海鸟的几声鸣叫划过天空和棕榈树林。只有一轮冷静的圆月悬挂在空中，柔和的月光照射着沙滩。天蒙蒙亮了，远处震动的音乐

声也停了下来。在床上的我们宛似经历过一场场的风暴，终于停止了一切的动作，平躺着、急喘着粗气，看着屋顶和微弱的晨光透入屋内，我瞪大了眼睛、又闭上，然后再睁开。我们的头脑还残留着宿醉，侧躺在床上微笑看着彼此、已无力言语，直至入梦。

那日下午，我和卡门、雅兰莎面色憔悴地来到火车站，互留了联络方式，我还特意留下两位好朋友的电话，方便她们在新加坡的旅行。卡门与我靠在车站的石柱处紧紧地相拥、吻别，情话绵绵……雅兰莎侧着脸在偷偷地笑着、少有的沉默，然后她叫了我的名字，我走过去吻了两下雅兰莎的脸颊，说我未来一定会去巴塞罗纳探望她俩。

她俩坐火车向南走，先到科钦，然后飞到新加坡。那时刻，我的心已经跟随着她们回到了科钦。而我，坐在向北驶的慢悠悠的列车上，正驶向孟买。相信未来若有缘，我们将在巴塞罗纳再会。在接下来的旅途，我常忆起卡门的音容笑貌、让我迷恋的眼神，她就像一个十六岁的拉丁少女，留给我在果阿海滩的最激情一夜。



1.
唇

你是我的果实
营养和土地
微微开启的樱桃色
带着有机物的气息
不发酵、不降解
不酸也不碱
你的生活方式
是品尝每一根
手指上的酱
和每一寸土地上
收获的光景
随着夜晚来临
你奏出属于乡间
的舒缓旋律
酒和红茶
牙齿的轻轻摩擦
卷裹住
有着丰硕身躯的盛夏

写在身体上

文 / 静雅

2.
皮囊

你听到了吗
我的每一寸皮肤都在吟唱
每一寸灵魂的出口
那些毛孔
都在渴望你的手
或是轻柔
或是粗重
那种接触的名字叫爱抚
我的草原和季风
玩泥巴的人
你说来吧
带上你的皮屑
来吧
我们去放浪
去草原的中央
在一棵渴望雨水的树下
摸索彼此的皮囊

3.
阴蒂

在手指之下
灵魂之上
汇成那小小
一个结点
通身游走的
电信号
在那里
轰然成雷
不是子宫震颤
不是阴道痉挛
不是扭曲
更不是翻转
幻觉
说得没错
阴蒂是
绮丽的幻觉
纳洛酮
可以靠边站
你看到
花的蕊
娇艳笑脸
无限宽广
的田园
月亮也弯成
一泓清泉

热望之诗

文 / T.C

01.

我像渴求自由一样 渴求
你蚌肉间蓬勃涌动的丰沛汁液
让他们浸润我的唇齿、舌头、鼻尖、食道
滚烫着灼伤我的喉咙 还有灵魂
沙漠里即将渴死的人 对一口水的热望
也不会超过我对这汁液的欲求
我唯有搏动舌尖
快些 快些 再快些
以求他们奔涌地更加肆无忌惮
多些 多些 再多些
滋养我们难以停歇的激情
在野蛮的尖叫声中 结出了异样的果实来
你在双腿间 捧着这颗果实
用声嘶力竭的叫喊 宣告它与你融为一体
果实睁开眼睛 看着你笑
她的嘴里却还死死含着 你的泉眼
我们有着同一个 不怀好意的执念
要叫这生命之水 不停流淌
直到我们的末日到来

03.

她蜷缩在我生命的顶端
用令人欣喜而又厌恶的冷漠俯瞰我的身体
呼吸起伏 充满张力
随性喷出的气体
插在我的肩头 长成翅膀的轮廓
怨气同爱意一样
可以编织笼盖天穹的网罗
只有命运的猎叉
可以将之刺破
她轻声呢喃
这样的世界 不值得我们活
唯有激情的光芒 可以暂时照亮黑暗
于是腰肢摇曳的更加剧烈
于是呻吟迸发的更加狂野
于是获取与失去 再也没有了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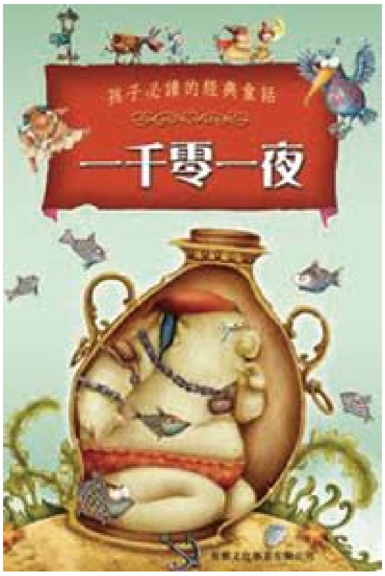
02.

我的躯体
是你在水面轻轻摇曳的小舟
你骑在船上 前后左右摇晃
水波拍打你的胸膛
顺着乳房 直流而下
船桨拨弄 皮肤和毛发
抓紧舟舷 痛苦的震颤叫人晕眩
指甲嵌入桨身 嵌入舱顶
撕扯而下的木屑 拼凑成
怪异的玩具
捏在你手中 在走神的时候把玩
你说 这船 载你驶向暗蓝色的深渊
你说 这船 载你逃离乳白色的灾难

直至
爱欲淹没了
天地

女同情色小说小史（上篇）

文 / 金星



凡讲女同文学史必从萨福开始，不过今次我们搜寻的是小说——虚构类叙事性作品，还须沾着情色的欢乐标签，这种阐幽发微的工作难免挂一漏万，所以称为“小史”更恰当些 。

如果从西方说起，lesbos岛的女诗人萨福证明了蕾丝运动在当时是被社会认可的广泛存在，可惜现存的古希腊戏剧和《荷马史诗》中均没关于此题材的故事线。将搞拉荣誉归于希腊人的倒是阿拉伯民族，据说足本《天方夜谭》中有这样一段：

“老太婆留在儿子希腊王身旁的理由是，皇宫之中有许多处女奴隶，在那里，同性恋的姑娘们没有同性之爱就活不下去。因此，如果看中某个姑娘的话，就经常教以阴蒂相互摩擦的技巧，涂上番红花，互相摩擦至对方昏迷过去。”

不过寥寥数语，却是有人物有动机、有行动有技巧、有细节有结果，不愧为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集体结晶。《一千零一夜》自启蒙时代开始流行于欧洲，这本丰富多彩的性爱百科全书（某种程度上说）刺激了法国人对东方“深邃后宫无边的美色”的想象，所以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出现多妻制阿拉伯家庭中夫人和侍女暧昧关系的情节就毫不奇怪了。

启蒙时代之后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枝繁叶茂，什么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轮番登场，其中自我标签为自然主义的左拉有一本著名的《娜娜》，刻画劳工家庭私生女娜娜如何由暗娼而成女演员，再晋升上流社会广招入幕之宾，以骄奢淫佚之态报复骄奢淫佚的社会。在娜娜的生活中，王公贵族老少男人无数，无不为她神魂颠倒，但她待男人如用过即弃的工具，唯一让她温柔对待的是一个叫萨丹的女孩——她是娜娜从前在街头的旧相识，似乎是专门接待女客的性工作者，她曾领娜娜去过巴黎专门的女同志场所洛尔餐馆，娜娜发达后二人戏剧性重逢：

“从那以后，娜娜有了迷恋的人了，她的生活变得充实了。萨丹成了她的同性恋对象……她俩在一起度过了几个甜蜜的下午，她们情语绵绵，互相又是吻，又是笑。这次是前一次在拉瓦尔街玩的把戏的继续，那次她们在玩时，警察突然来了，把她们冲散了，这次又重新开始，像开玩笑似的。后来，一天晚上，她们真正作爱了。娜娜在洛尔餐馆那里见过这套把戏，起初很反感，现在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被萨丹弄得晕头转向，如痴如醉。”

不幸萨丹对娜娜不感冒，陪她四天就扬长而去，回归她热爱的街头生活。我们得承认，左拉虽为保守大叔，对女女欢爱的形容与想象倒是充满诱惑力。

然而，以上一切比起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绩来注定黯然失色。不错，我天朝女性在文化史上确实长时间处于无名失语的状态，但如今被我们猜测为男性的某些作者在女同情色小说领域居然颇有建树，令人讶异，也令人窃喜。



凡讲女同文学史必从萨福开 是小说
称为“小史”更恰当些 。
如果从西方说起，LESBOS岛 运动在
事线。将搞拉荣誉归于希腊 说足本
“老太婆留在儿子希腊王身旁的理由是，皇宫之中有许多处
就经常教以阴蒂相互摩擦的技巧，涂上番红花，互相摩擦至
不过寥寥数语，却是有人物有动机、有行动有技巧、有细节
这本丰富多彩的性爱百科全书（某种程度上说）刺激了法国
伯家庭中夫人和侍女暧昧关系的情节就毫不奇怪了。
启蒙时代之后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枝繁叶茂，什么浪漫主
娜》，刻画劳工家庭私生女娜娜如何由暗娼而成女演员，再
获老少男人无数，无不为她神魂颠倒，但她待男人如用过即
是专门接待女客的性工作者，她曾领娜娜去过巴黎专门的女
从那以后，娜娜有了迷恋的人了，她的生活变得充实了
吻，又是笑。这次是前一次在拉瓦尔街玩的把戏的继续，那
晚上，她们真正作爱了。娜娜在洛尔餐馆那里见过这套把戏
不幸萨丹对娜娜不感冒，陪她四天就扬长而去，回归她热爱
然而，以上一切比起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绩来注定黯然失色。
些作者在女同情色小说领域居然颇有建树，令人讶异，也令

一．那些文言白话中的勇猛姑娘

少年时读唐人传奇，总觉得《聂隐娘》中“磨镜少年”这个人物有哪里不对劲——身为军官家小姐的聂隐娘怎么在父亲的军营中见了一个以磨铜镜为生的普通少年就毫无来由地宣布“此人可与我为夫”？而故事中明确说，少年除了磨镜别无所长，聂隐娘出门云游行侠前要向某军阀专门请求一个支饷空闲职事养着丈夫；而这对夫妇在江湖上露面的场景是这样的：

“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驴）至门，遇有鹊前噪，丈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

剑仙聂隐娘之强悍干脆、其夫之软弱温和相映成趣，只是这样的男性形象不大符合盛唐气象。后来知道古人将女女之间的性行为称为“磨镜”，终于恍然大悟：磨镜少年是女人！只有这样这个故事才解释得通：一个刚烈的爷P和一个淳朴的娘T携手红尘闯荡江湖，最终退隐林泉。

如果唐宋传奇中的女女情色还止于解读与想象，那么明清白话小说给我们的这则是不折不扣的猛料。

在明清之际大盛的白话市井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当属《金瓶梅》，续书无数，其中一本《续金瓶梅》的作者为明朝遗民丁耀亢。此书时代背景设定为金兵侵宋，因影射明清朝代更迭为当时统治者忌讳，作者曾不幸下狱。但就是这本充满诡异因果报应和陈腐道德说教的小说，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精彩完整的女同情色故事线。

该书第三十二回细述黎金桂（潘金莲转世）和孔梅玉（吴春梅转世）如何由闺蜜变为情人：

“却说这黎金桂从那日汴河看见男女行乐，已是春心难按，幸遇着孔家妹子梅玉回来，两人每日一床，真是一对狐狸精。到夜里你捏我摩，先还害羞，后来一连睡了几夜，只在一头并寝，也就咂舌亲嘴。”





这一对好拉友在有意无意偷窥两人的母亲和梅玉的继父三人行（艳情小说的男男女女都是奔放的）后彼此的关系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女疾回，掩上房门，脱得赤条条的，金桂便道：梅玉！咱姊妹两个也学他们做个干夫妻，轮流一个装作新郎……梅玉用手把桂姐腰里一摸，那知她先动了心，弄着梅玉，自己发兴，那花心香露早已湿透……弄了半夜，身子倦了，抱头而寝。如此，夜夜二人轮流，一人在身上……每夜弄个不了。”

古代拉拉至情至性，往往是由做生出爱来。梅玉将嫁，二人在疯狂激情的驱使下做出在私密部位烫香疤这样具有虐恋倾向的举动来：

“金桂道：咱姊妹不久眼下分离……实实的舍不得……到明日夜里炙个香疤儿，在这要紧皮肉上，不要叫男人瞧见，日后你见了疤儿好想我，我见疤儿也好想你……金桂自己把腿擎起……向白光光、红馥馥、高突突顶上烧了三注……梅玉只得脱下红纱抹胸儿，露出两朵紧净尖圆、如面蒸的点心一样，金桂低声叫道：心肝妹妹！你叫着我……自是不疼了。梅玉果然件件依她，一一听他播弄。金桂用香两注炙在乳下，疼得梅玉口口叫心肝不绝。二人从此昼夜不离，轮番上下，如鸡伏卵，如鱼吐浆，俱是不用形质，有触即通的。”

即便如此，分离仍然是惨痛的，梅玉大婚之日，金桂十分伤心：

“金玉姊妹二人泣别中秋，一夜同宿，十分缱绻，哭到天明是八月十六日。金桂要等送了梅玉上轿才搬，梅玉要待金桂出门才去。金桂上前叫声：我的姐姐，从今后离多会少，你只顾前程万里，可撇下你这薄命的妹儿了。上前抱住不觉放声大哭。”

文中还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离别后金桂对梅玉的思念。妙在这部小说和其他艳情小说一样具有卫道士伪君子的品质，一面仔细描写交媾细节，一面训诫读者淫荡必有恶报，所以金玉二人和男子的婚姻生活都极糟糕——做妾的梅玉被主妇虐待罚到灶下烧火煮饭，金桂后来的丈夫则性无能。也因此，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拉拉爱情故事有着异常圆满的结局：金桂对异性恋家庭生活失望出家为尼，因缘巧合使她得以设计将遭难的梅玉救到寺庙中，二人从此茗烟禅榻相伴终老。

在稍晚的戏剧家李渔的作品中，相爱二女的结局比《续金瓶梅》世俗许多，也更能为男权社会接受。相传李渔自己就有两个妻妾互相间情爱甚笃，这大约是他创作蕾丝爱情大剧《怜香伴》的原型。在剧中，崔笺云与曹语花一见钟情，一个被对方的体香吸引（她爱她的身体），一个爱慕对方的才华（她爱她的灵魂），历尽波折最后终成眷属——形式上是主流社会认可的“二女共侍一夫”，不过两个美人没人把炮灰男放在心上。

比李渔更晚的蒲松龄著有《聊斋志异》，书中涉及女女关系的故事有数个，其中《嫦娥》以旖旎的意境胜出：

“小狐狸精颠当被仙女嫦娥姐姐罚做'童子拜佛'姿态，她做得特别灵巧逗嫦娥开心一笑。伏在地上的颠当抬头见佳人玉足垂在眼前，就含住她的脚趾轻轻一咬，嫦娥只觉春情一缕由脚趾冲上心头，欲火炽烈简直不能自持，忙敛神定心责备颠当。小狐狸精事后解释说：我深爱着她的每一寸肌肤，爱到极处忍不住就魅惑上去了……”（据文言译出）

“我爱你的每一寸肌肤”，实在是女女情欲关系中最直接也最深挚的表白。

二. 那些学校里相亲相爱的姑娘

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不情不愿地结束以后，伴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性恋文化开始凸显出有意识的身份自觉。民国女作家如庐隐、石评梅和后来的丁玲、梅娘等均有涉及女子同性爱主题。然传世之作，当首推小说创作生命周期并不长的凌叔华。

凌叔华的短篇集中有一篇叫《说有这么一回事》，描写20年代北京女校中的校园恋情。因为排演莎士比亚话剧，饰演罗密欧的高挑活泼的北方女生影曼得以和饰演朱丽叶的江南女孩云罗相识相恋，故事以影曼听闻云罗出嫁的噩耗、自己伤心晕厥而告终，但作者对两人第一次情欲萌动的描写异常传神，有过女生同宿经验皆能感同身受：

“影曼含笑说着到云罗身旁，望着她敞开前胸露出粉玉似的胸口，顺着那大领窝望去，隐约看见那酥软微凸的乳房的曲线。那弓形的小嘴更可爱，此时正微微张开，嘴角添了两个小弯弯，腮边多了浅浅的凹下的两点，比方才演戏欲吻罗米欧的样子更加妩媚逗人。帐子里时时透出一种不知是粉香，发香或肉香的甜支支醉人的味气。”

相较而言，另一个绕不过去的民国才女张爱玲的动作迟了许多，她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描写早年上海教会学校里女孩之间微妙的关系。少女赵珏暗恋一个叫赫素容的学姐，以至于如痴如醉地跟踪她去卫生间坐她刚做过的马桶：

“还有一次她刚巧瞥见赫素容上厕所…………平时总需要先检查一下，抽水马桶座板是否潮湿，这次就坐下，微温的旧木果然干燥。被发觉的恐惧使她紧张过度，竟一片空白，丝毫不觉得这间接的肌肤之亲的温馨。

空气中是否有轻微的臭味？如果有，也不过表示她的女神是人身。”

凡讲女同文学史必从萨福开始，不过今次我们搜寻的是小说——虚构类叙事性

称为“小史”更恰当些 。

如果从西方说起，LESBOS岛的女诗人萨福证明了蕾丝运动在当时是被社会认可





民国女作家的笔下的精神恋爱，到底太过虚无缥缈，同样的题材法国人处理起来就生猛肉欲起来，薇奥莱特·勒迪克（Violette Leduc）的《泰瑞萨与伊莎贝拉》（Thérèse et Isabelle）就是一个绝佳例证。

故事写于1954年，女作家原计划将之作为小说《摧毁》（Ravages）的第一章，但谨小慎微的出版商担心题材敏感引起冬烘们的震怒，建议她撤回原稿。差不多10年后，作者又捡起这个故事塞进小说《私生女》，并请波伏瓦（这位搞拉大家自己却不敢写类似故事）撰写前言，可惜伽里玛出版社也怕主流反对，没节操地硬将其删去。两年后，伽里玛经不住作者死缠烂打终于同意出版，但狠狠压缩编辑，实际上把原著搞得支离破碎。直到女作家过世许久的2000年，《泰瑞萨与伊莎贝拉》才在她的传记作者整理下回复了1954年初稿的原貌。

所幸，1968年拍摄的同名电影还是基本保持了这个女女爱情故事的神韵。女主角泰瑞萨父死母再婚，她被送进瑞士一家寄宿女校。在那里，泰瑞萨认识了一个令她心动的同窗——玩世不恭、经验老道的金发女孩伊莎贝拉。生活环境的封闭、能接触到的男孩们的粗俗，她们灵犀一点的契合……种种原因让泰瑞萨和伊莎贝拉彼此吸引爱慕，终于在一处类似礼拜堂大厅的地方冒着被人抓住的危险偷尝禁果：

“我撕扯她的制服……让她的玫瑰贴近我的脸颊，含进我的口中。她手的动作让我呼吸困难，我无声无泪地啜泣，伊萨贝拉也在啜泣……我用牙齿发掘她赤裸的身体……我用全身的力气抱紧她……让她仅仅贴在我的腹部……”（据同名电影旁白译出）

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某次二人在树林里度过一个放纵的夜晚后，伊莎贝拉突然被她的父母从学校接走，留下愕然的泰瑞萨伤心不已。

同样的校园恋情，在美国人笔下就不这么悲观，比如女作家Nancy Garden于1982年创作的Annie on my mind这本清新美丽的小说。最喜欢开头Liza梦一般的独白“下雨了，Annie……”然后是对宿命式相逢的回忆，在博物馆里，Liza沿着歌声寻找，那个披着斗篷、棕色头发的十七岁女孩一回眸间，故事已经注定。

因读者主要为青少年群体，书中性爱描写点到即止，女主角们第一次裸裎相见时故事已进行过半，两个相爱的女孩为两个远行的女教师看家护院（她们发现二位老师原是一对同居爱侣），在难得的独处空间里，她们自然而然开始由爱而性：

“在客厅那张不舒服的沙发上，我们每一次触摸彼此、凝视彼此、抱紧彼此的感觉都是新鲜的。我们仍然十分害羞、笨拙，甚至有点害怕，但我们好像在彼此身体里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国度，一起慢慢探索。有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只是拥着彼此——太多美丽简直无法承受。有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的羞涩褪去但仍然不够谙熟彼此和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偶尔会笑。”





美国人的故事也许失之肤浅，但充满光明和希望——小说结尾，已经上了大学的Liza和Annie电话诉衷肠，决定冲破阻碍在一起，她们将会按照曾经畅想的方案建立生活：在缅因州成家立业，生几个儿女，养一群猫，由MIT建筑系科班出身的Liza亲自设计家庭舞台，让加州柏克莱学音乐出身的Annie带着孩子们站在上面合唱，任凭邻居们投来钦羡的目光……

有人会说，初恋的光泽都禁不住琐屑生活的折损，她们的梦想太过天真。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当青春年少时，如果你爱着一个女孩，她就是世界，她就是永远。

（上篇完。下篇敬请期待下期杂志）

一群人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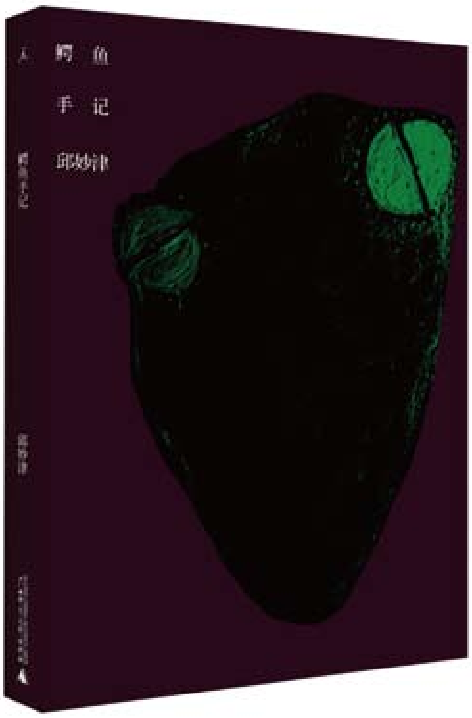
编辑 / 陈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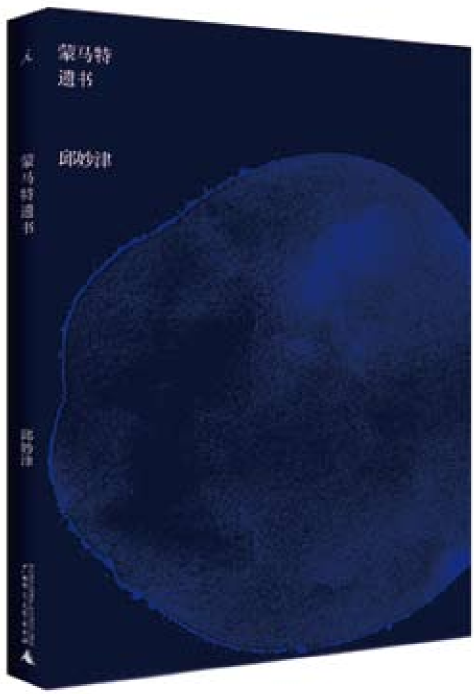
爱比死更冷酷

——邱妙津的同性情欲书写

文 / Snail

受访者 / 柏邦妮 + 绿妖 + 尹珊珊





一九九五年夏天，台湾女同作家邱妙津在巴黎以惨烈的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二十六岁的生命。《蒙马特遗书》里的二十封信，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生命告白。这样一本颠覆性的LES情欲私密之书，几乎已是台湾几个世代拉子圈的“圣经”。而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鳄鱼手记》，书中的“拉子”、“鳄鱼”等词亦成为台湾女同群体袭用的自我称号。

二零一二年八月，《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简体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大陆首次公开发行。九月二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沙龙发起了“女性书写的喜与痛——从邱妙津谈起”活动，女性作家柏邦妮、绿妖、尹珊珊作为嘉宾到场，并于活动结束接受了《les+》的采访，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对邱妙津同性情欲书写的理解。

绿妖：她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

我觉得蒙马特遗书是邱妙津的地下室旅行手记。邱妙津是个特别勇敢的人。她是顺着地下室一直走下去，而我就顺着台阶原路返回，回到地面，离开地下室，然后把门关上。所以我不能猜测她后来看到了什么，她是走到了多少层。以前有一句话叫“上天入地，入地更难。”你深入到地下洞穴一样的内心，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和灵魂去进行微观的探索，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因为你枪口瞄准的是自己，那样的探索是没有边缘的。《蒙马特遗书》里的她就是走到了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陌生的地带，她为自己所有的情感、情感上的所有变化波动来命名，为欲望，为自己的身体，为所有的一切来命名，这个过程就是说你丧失了日常生活中的对和错，没有了参照体系，这样，人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自己置身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所以，她对于自身情欲的书写，在我看来，是非常勇敢的探索。

邱妙津这样一种有着“雌雄同体”灵魂的作家，她的写作和男性的写作是截然不同的。男性更宏观，更关注外部世界。女性更意识流，更朝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像美国的男作家亨利米勒，他探索的就是纯阳刚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就想占有女人这样。他的欲望是外向喷射型的，相较就比较粗糙，内心的活动也很少，基本就是一种饥渴状态。可邱妙津就有很多内心的活动，她会反复反省内心的一些事情。

邱妙津在年轻时就自杀了，她其实没有进入到更复杂的成人世界里。所以我一边在看，一边在跟她对话，也像是在和曾经的自己辩论。比如说我看到“我决定自杀，这是整个宽恕的终点。”我就大声地和她辩论，“不应该用宽恕这个词，说宽恕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地位，你应该负担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我在看时常常忘记了小说和现实的边缘，恨不得跳到书里拉住她说“没有人会收到这样的礼物而心生欢喜，你有没有想过对方余下的生命要怎么度过。”

《蒙马特遗书》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她一直在提的“永在性”。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我很吃惊，这样一个很狂妄的提法，她竟然用自己的生命把它做到了。她用自己的死亡来完成这样一种永在性，这样我也不可能对你不忠了，你也不可能对我不忠了。她是用死亡把自己的情欲凝固了。就像希腊故事里的悲剧英雄，去做违抗上天、违抗宙斯的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她还是完成了。

关于她的这本《蒙马特遗书》，我也在问自己，在当下，所有人都在提倡正能量的当下，我有什么理由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因为它无疑是一本充满了负能量的书。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就是：你写出痛苦，为种种狂乱、绝望、虚无命名，这样就点起了一盏灯，让别的也在这虚空之地徘徊的人，能看到并不是只有自己在痛苦、狂乱、绝望，你不是唯一在这样想的人。”

最后，我想拿另外一个28岁自杀的女作家的一段话来结束对邱妙津作品的讨论。她是英国的女作家萨拉凯恩，后来也是患有抑郁症自杀了。这段话里出现了一个词“地狱”，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词，但当你置身于狂暴、嫉妒、愤怒这些特别混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和地狱也差不多了，我们要尽量让自己从那里面走出来。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我一直不断地写剧，就是为了逃离地狱，然而始终未能如愿，但从事情的另一端来看，当你们坐在席间，一边看一边觉得那是对地狱最完美的表述时，我又感到这也许是值得的。”我觉得我就是这么看《蒙马特遗书》的。

柏邦妮：她是那个被你杀死的自己

我有个朋友在09年自杀，我去处理她自杀的事，她的那本《蒙马特遗书》就到了我这里。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不愿面对这本书，就像不愿面对我朋友的自杀一样。那本书放在我这就像一个小黑洞，我把它和她自杀时的那把刀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就这样浑然不觉地活到了二三十岁，成为大人，生命中也会下意识地去回避那个小黑洞，可是在有些时候，你不去看个黑洞，黑洞会一直看着你。就像绿妖老师写给我的那段话："是成长中混沌难言的得到或失去，是我们自以为得到的失去，是你以为必然但仍旧痛苦的自我修改。我们分娩了另外一个自我，更好更成功，但你总还是怀念最初的那个自己。"我觉得我们都活下来了，把内心的那个邱妙津杀死了。像杀死了一个怪物一样，因为我们想活得更幸福、更成功。但是你还是会在某个时刻，怀念那个被杀死的自己。从某个程度上，邱妙津就像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小的耶稣，她替我们去死，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那所有情欲里的分裂和痛苦。在面对她的时候，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讨厌她的，但是心里是明白的，她其实承担了我们那个部分的自我。这个过程并不愉快，但是你需要去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那个自己，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完整更强大。

邱妙津对于同性情欲的书写，一方面我特别被打动，她坦率真诚不矫饰，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勇敢的。但另一方面，从整个文学创作的角度，她的写作还可以说是处于青春期。她对自己太着迷，基本上没有看到整个世界，以至于她描写的每个女性你都会觉得很抽象，你看完她的书不会对每个女孩有什么印象。可能我更欣赏的是一种更简洁更极致的表达，包括能看到对方的需要，而她是太想给了，但可能却不太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她用一种更朴素的方式来写她对自己性和爱的一些见解，我可能会更喜欢些。但是没办法，她就是邱妙津。

在台版的蒙马特遗书里，有大量的手记，是她用铅笔写的。她的字，像孩童那样，一笔一划非常用力地占住了整个格子，写得非常方方正正，就像钉在上面一样。她的字体就很像她的性格，分裂而决绝。其实我的性格在某一方面和邱妙津很像。就是非常热情，但是我的热情是自己和周围人都承受不起的，需要对方拿出同样的热情来跟我回应，而基本上很少有人有这么大的能量。

我们也曾经很欢乐地聊过，如果邱妙津活到现在会怎样，我说她可能会变成女同团体的精神人物，就像今天的崔健一样，人们提起她，就像在谈一个精神永恒不朽的人。她会出席很多活动，成为一些运动的领袖，不太创作。我曾经还想过，如果邱妙津还活着，我希望她写什么样的书。我希望她写一本书大概涵盖了台湾女同运动的这些年，从九十年代到现在。而她个人曾经非常纯粹地去爱过，被背叛被伤害过，很琐碎的，再去面临蒙尘的琐碎的爱情，把自己打成碎片，再把这些碎片缝缝补补补起来。有一天她能够骄傲地说，就算经历了这些龌龊的恶心的无聊的事情，我们仍旧活在爱中。虽然我们这个圈子被外界各种误解，但是我们仍然非常骄傲，因为我们是用心地在爱着，在活着。

最后我想对拉拉朋友们说，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不太一样的道路，清楚自己选择的是什么，那就去承受那个代价。不要再纠结自己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样对我。当然很乐观地做到会很难。有句话说"任性的生活是种能力。"你任性地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要培养自己的一种能力去承担这样选择的后果，不要被自己的选择压垮。试着对人世间怀有一种更大的理解体谅，还有和解，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但我仍旧爱这个世界，仍旧爱这个世界中的我自己。我知道你伤害了我，但我仍旧爱你。

尹珊珊：她让我们更加懂得去承受分离

我记得曾经看到台湾有篇对《蒙马特遗书》的评论，里面说邱妙津是一个把爱情当作生命的一个人。而她爱情的最后收尾定音鼓，就是她的自杀。这样的一种收尾，使她的爱情似乎变得非常完美，也使她的情欲书写变得很有震撼力。

邱妙津的死让我想到了日本这个国度，年轻人自杀率那么高，或许是源于一种文化信念，就是樱花的美要在最绚烂的时刻凋零。所以那么多年轻人会愿意选择在自己身体最美丽情欲最旺盛的时光结束自己的生命。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去看这样一种自杀确实可能是一种美，可当它就非常真实地发生在我身边时，那种打击是很致命的。曾经我身边四五个同龄人就选择了自杀这样一条路，曾经我也长达四五年患有抑郁症。《蒙马特遗书》让我想到了我的那些已经不在的朋友们，也想到了抑郁症期间的那个自己。对于《鳄鱼手记》这样的书，我觉得或许小说是可以复制的，情绪是可以复制的，但《蒙马特遗书》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不可复制的范围。对于初读蒙马特遗书的人，我建议可以尝试先潜下去读，再跳出来看。这样或许对于邱妙津的同性情欲书写，能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

绿妖老师的那段话我也很赞同，我们很多人确实都已经习惯了慢慢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更成熟完善的人。可是我们童年少年时经历的创伤却都没有消逝，如果你只是躲避，不曾赤裸地去面对它，问清楚它是怎样产生的，要怎么和它抵抗，可能它就会一直扎根在你的生命里某个阴暗的角落，不时地去影响你而你自己却觉察不到。而如果当你真正开始去面对它，你就会慢慢发现其实你在接近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这时哲学也会离你很近，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的很多苦痛都可以通过哲学的方法论得到阐释。

无论分别还是死亡，都是我们很难接受但又必须去正视的问题。分离总是不可避免，尤其是对于选择和同性相爱并走下去的朋友，面临的各方面压力会更大，分离就可能是更加难以避免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懂得去承受分离这样残酷的一件事。

要爱得起。首先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完善，有能力去承担起爱一个人的责任。这样当别人再对你指手画脚的时候，你是可以完全不去理会的，因为你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你爱得起，而且爱得很幸福。同时，不得不承认悲剧有时会不期而至，但我相信会导致分离，自己也肯定是有部分责任的。并不是所有女人都会因为经济或社会压力而离开一个她们爱的人，其实很多分离，更多是两个人的精神沟通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很多事已无法挽回，那就让我们坦然地去承受分离吧。

采访结束。一切无需多说。也许正如邱妙津所言：“人性有致命的弱点，而‘爱’也正是在跟整个人性相爱，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美丽的悲惨的，‘爱’要经验的是全部的人性资料，或随机的部分资料，包括自身及对方生命里的人性资料，我们别无选择，除非不要爱。”

麦麦小茶：

给现实一双“童话”的眼睛

文 / Snail

“血腥诡异色情和清水系的我都画，所以并没固定题材或者风格，或者说还在寻找自己固定领域的路上吧，毕竟还年轻，不想给自己加一个标签，就像在感情里我也不给自己贴T或者P这样的标签一样。都是女人，我不喜欢分类。”

这，是她对自己的描述。

谈起最初走上绘画之路，她说：“高二时候开始画的。爸爸一直很反对我学美术，他觉得我没美术天赋，画画很糟糕。我很恨啊。我带着恨长大的。你说我不好，我一定做好给你看！想想，17岁，7年。从立刻转了专业就一路学到现在。恩，从开始学到现在，7年。”

关于“出柜”这件事

“我就是前阵子抑郁症好严重。就突然想出柜，因为觉得生命好短，不想浪费一秒钟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跟妈妈聊QQ。我说我如果不结婚你能接受么。妈妈说随你啊。反正结婚也不代表稳定。然后过了一会我就鼓起勇气问，那我如果跟女人结婚，你能接受么。 然后妈妈说你真的是同性恋啊。这个在国内是不是有点接受不了，你在美国倒是还好。 我说我是，而且是天生的，你别问我问什么做这个选择，因为这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 她说不是吧，你天生就不喜欢男人啊。。然后过了一会跟我说，你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我不干涉。就这样。”

黑童话 很美好也很幻灭

一张一张翻看着她的画，越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初看有种淡淡的甜美，缓缓，又会生出股鬼魅的苍凉。恍若个躲在月光角落下的孩子，用稚嫩的童音唱着苍老的歌。

她说，她喜欢甜美外衣下边包裹着的黑色的东西。所以她喜欢黑童话。而所谓的黑童话，其实未必是童话。它不一定非是一个故事，也可以只是一种情绪，一种画面，一种气氛，一篇诗或一首歌，甚至是眼前的一个情景，心头一刹那的荒凉破败，都可以是黑童话。

“我觉得黑童话对我的影响与其说是在画里，倒不如说是在整个人的性格上吧。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是说白雪公主的故事，在原来最初的文稿里snow white是跟自己的父亲有乱伦情节的，所以后母才这么嫉妒。当然我没去研究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只是被彻底震撼到了。就觉得童话这东西真的好神奇，它明明应该是很美好的，内里却有这么黑暗的东西。所以在生活中我也不知不觉就迷上了外表看上去漂亮迷人却有着黑色内心的东西和人。我觉得这样的喜好可能是会表现在画面上的。”

她说，我们其实都是活在巨大的谎言里的，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决定了世界的形状。所以反而倒是画画令她觉得更接近某种现实。的确，生活那么大，可以挤掉任何言语。任何任何伟大而虚假的事物。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继续勇敢而坦诚的生活。而画画则给了她某种释放的可能，一个放逐孤独灵魂的可能。像包裹着甜美外衣的黑童话般，很美好，也很幻灭。毕竟，人生本是虚无。惨烈也要优美。她沉醉其中。

有人说她的画给人的感觉是＂我们都是孤独的＂。那些画中的眼神，总是有股不可接近的清冷的味道。她很欣慰这样的情绪被传达了出来。因为她确实相信灵魂都是孤独的。只不过是在某个时机遇到了另一个灵魂，也许相互搀扶着走过同一段路，但是却又是无法拥有对方的。所以说在她画的图里，也许两个人是拥抱的，是亲密的。但是也总有种微妙的距离感，有种没办法占有和贴近对方的感觉。

小雅啊，西西如是说

西西在2008年的夏天遇到了小雅。

对她来说，

遇到这个女孩，

就好像是在经历了一整天的闷热以后终于下起了雨来。

这样舒了一口气的感觉。

西西和小雅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看完上面的那些感官画面，很难想象，如此温润柔和的画，竟出自一人之手。像夏日午后，图书馆外传来阵阵蝉鸣，又像冬日就着火炉，读着一叠叠潮湿的旧信。画面并无凄婉，哪怕在最悲伤的画面里，也透着一种希望的宁静。

画画对于小茶也是番告解之行。完成后的那些画，它不会让你流泪，是把那种痛像一粒种子放进你的心中，然后有一天，生

根发芽的树会带走你眼泪中的养分，深深击中你生命中重要的瞬间。而那些画中的人，在被看到的一刻，重新开始呼吸。

“西西和小雅的故事是分手一年以后才开始画的。画了两个月。因为刚分手的一整年都在调整自己，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的时候连她的名字都是不能提的。所以真正能够下笔了，也就是过去很久了……

画完以后就真的释然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对过去的一种告别吧。”

的确，每个人都只能在某个特殊年代得到某个特殊东西。门打开。又关闭。灯火熄尽。迷途即离别。

情色 人不能回避的本能

情色艺术对我来讲就是展露人的本性的艺术吧，是人不能回避的本能。

SM是不同人的喜好。我不排斥但是没有尝试。

小茶的画中很少出现男性形象，她说不是不能画，只不过女孩的形象在她看来更女孩内敛也更柔美一些，能表达出的内在感受更多。不过，她确实是很喜欢画女孩，又很喜欢女人的身体，所以百合的官能插画确实很是合她的胃口。

说起情色插画，或许为老虎（豆瓣名为“甜墓地的野老虎”，官能小说作家。）的新书《畸人馆》做的封面，可以说是她情色插的第一弹。虽然因为一些具体原因后来没有用到。“这本书里有一个故事是讲一个叫小虱的女孩，她开了一个马戏团。她有一只猴子作为性伴侣。根据这样的背景画出来的。幼女跟狒狒之间的互动结合对我是件很有冲击力的事情，包括画面上和内容上都是。女孩坐在狒狒的脸上，然后真正交合的部分是用裙子遮挡的，减弱了一些明目张胆的色情意味儿但给了观者更多想象的空间吧。”

关于在画里对于色情的具体描述，小茶说她是在描绘两个人的互动和感觉。就是那种就在这一瞬间的感觉一瞬间。很少在她的画里能看到做爱的进行时。对此小茶说：“我想表达出两个人就在亲吻的那一刻，或者内裤被脱掉的那一刻，他们的表情是怎样的，内心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她们在期待高潮吗，还是享受着互相抚摸的每一刻呢。当然画面美感是第一位的，所以尽管有很多体位很花哨，我都没有画到，可能因为觉得在画面上有点太过纵欲了，没有一种留有余地的美吧。”



麦麦小茶，女，同性恋。金牛座。
轻度抑郁症，偏执狂。均暂无转阴迹象。
颜控，朋克控。动画专业，非纯艺。
爱油画，画不起。转水彩……

命运的棋子经得起摆弄
——专访微电影《轮回的棋子》导演安映憬

文 / 晓悦



被自我选择捆绑的命运

Les+：拍摄《棋子》的初衷是什么？

安映憬：这一类的片子我看过不少，但始终和我想看的有一定差距。很多片子走悲情、悲剧的路线，表达了纯粹的情爱，但如果把同性恋人置换为一男一女的情侣，可能也没有太大区别，会落入俗套。于是，我所设想的切入点是：无法套入异性恋模式的拉拉恋情。

实际上，各种风格的片子我都想尝试一下，可过去唯独不敢碰同志题材的片子。如果我想碰的话，可能大学期间就已经拍了。这与我个人的年龄和阅历有关，年龄摆在这里，很多东西可能会做得很肤浅、很粗糙。

Les+：因为珍视，反而会为自己没做好准备而露怯。

安映憬：是的。在我毕业之后，认识了一些朋友，她们拍过类似题材的小电影。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旁观者，鼓励她们拍，但自己没有动手，虽然有时会觉得，大家都在拍，我拍一拍是不是也无所谓。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Joezi，她说绝对支持，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我完成片子。我很受感动，终于开始写作剧本。对自己创作的两点要求是：做有趣的东西；能够写出拉拉的故事，为拉拉服务。

当然，《棋子》这部剧，无法超越我目前所处的阶段。我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还很浅，不大适合拍现实题材的东西，所以你看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校园之内，与我刚结束的生活阶相关。

Les+：你在导演自述中写过，这部片子表现了拉拉内心的不安定感，不同的命运来源于自身的性格和选择。

安映憬：这是我最想表达的主题。我们谈了很多社会阻力给女同带来的生存困扰，有时却忘记关照自身的问题。遗憾的结局甚至悲剧，主因并不来自外界。

从几位主角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郝友艾像许多被掰弯的女生那样，想喜欢同性，又不敢喜欢，内心十分纠结。而闵瑞这个角色，我写过，闷骚，缺乏与爱人必要的沟通，骨子里有



着很多T都带有的自卑，总有一种“自己比不上男人，不能给自己的爱人带来幸福的想法”，容易胡思乱想，对自己的感情产生怀疑，直到放弃。

闵瑞的哥哥闵敢是一位恐同的同志，在剧中是最纠结矛盾的角色。他以批判和故意反对的方式，来掩饰自己强烈的身份认同恐惧。他妹妹百般阻挠，因为完全没有打通自我这一关。仔细想想，我们很多人成长过程中都有这样的恐同情结，源于极大的自我拒斥：为什么我会和别人如此不同?

很多人看到最后一幕都会发笑，觉得我们在拍一部腐片。当然，小楚确实也有点腐啦。“我不喜欢人类”这句台词成为了一个笑点，但这位被闵敢所喜欢的前辈，属于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类人群——无性恋。他们的存在感很弱，在人群中占的比例也极少。但在我的生活中，确实碰到过这样的人，三十多岁，从来没有恋爱经历，长得不错，有过不少男同志追求。可是他对大自然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人类的兴趣。我以他为原型，加入了这个角色。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活法，只要不伤害他人，都应该得到尊重。

父母在不经意间，消磨你的意志

Les+：你的父母对你创作《棋子》一事知情吗？他们是否知道你的取向，有没有给过你压力？

安映憬：我瞒着他们拍的。在家里住着，他们每天都会问我，“你到底拍了些啥？”我回答得很含糊。当时的器材是让我爸帮忙去借的，被他问起来，我就说我在拍喜剧片、偶像剧。

但现在暗藏着危机。剧中扮演闵敢的男演员，把片子完成的消息告诉了他的家人，而我们两家父母关系超好。她妈妈听说以后，还给我电话问哪里可以看。我当时心里真是……他们知道以后可能会传到我爸妈耳朵里。

从表面上看，暂时是风平浪静。其实，我想我爸妈心里是真的知道，只是不愿意面对。说件事吧。有一次在出差前，拿了一本《Les+》在床上看，后来电话打来催我走，我撂下杂志就出了门，回来的时候发现杂志不见了。你知道我在哪儿找到的吗？在我爸妈的床头柜上。我默默地杂志放回了我的书柜。父母没有问我，我也没有问他们，就这样过去了。

有了这么明显的一件事，他们还是会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吧；哪怕不提结婚，也会说，“你不要去做些莫名其妙的事啊”。他们最近暂时没提结婚一事，因为刚算了一回命，说我二十八岁结婚，这几年可以先不管，有点赌时间的感觉。拖过了28岁，再拖过30岁，到那时候也管不到我了。

他们以期待的方式施加压力，就是在不经意间，温水煮青蛙，慢慢磨你的意志。

Les+：他们凭借一套习得的观念告诉你，什么才是“对你好的生活”，而其中寄托着他们的愿望，这算是一种形式的“情感绑架”。你面对的这种现实状况，在剧中也得到了体现。郝友艾的母亲听上去像你母亲的翻版。

安映憬：这个角色意想不到的出彩。你知道吗？演员只比我大一岁，1986年生。室内戏基本在我家完成，趁父母不在，我让她穿上了我妈妈的衣服，加上化妆，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

父母的形象在某些同题材的作品中是缺位或者脸谱化的。经常会出现恶狠狠的父母，把一对同志情侣强力拆散。而现实中，很多父母或许并不是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甚至没有说“不准你怎样怎样”。他们其实也不想和孩子闹翻，但总是抱有这种期望，让你可以按他们设计的方式成长。所以这部剧里的父母和子女，不再是对抗性的出场。我们希望塑造一些过去很少出现的人物形象。

台前幕后：演员、音乐及其它

Les+：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两位女演员饰演郝友艾和闵瑞？

安映憬：拍摄之前出现过很大的波折，原计划饰演郝友艾的演员无法出场。最初的剧本，是为她和赵雅涵设计的，两个都是偏刚性的演员。赵坤珏替代后，又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尊重当下的演员形象。

Les+：做一个猜想，如果最初选定的演员到位会怎样？也许有人会说，郝友艾这个角色没那么有特色。

安映憬：有可能，因为她的异性恋特质很重。坤珏在cos圈小有名气，前段时间的中国cosplay排行榜上，她进入了前一百名，镜头感很强。我很感谢她在关键时候救场，她本人的表现力不错，演得也很认真，你能看到她在细微表情的把控上下的功夫。当然，她不是拉拉，你能看出她是在演戏。

赵雅涵是我拍《棋子》发掘出的惊喜。现实里的这个双鱼座孩子跟剧中的闵瑞判若两人，当我NG的时候，她会马上从戏里走出来，恢复到平时的小孩状态。我时常有种拐骗未成年人的感觉，但未成年人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表现力。

她们是不同路数上的戏子。不过，因为是熟人，演对手戏还是会很害羞。拍那场吻戏的时候，十几个演职人员围观，嘴唇稍一碰到，小朋友马上蹲地上画圈圈。我曾经假设，如果她与《栀子》（一部Les微电影）中出演T的女主角搭戏，会是什么情况？她想了想，说，“我代入感很强，我一定是受。”我明白，如果换一个陌生人演对手戏，她还能表现得更好一点。

Les+：安映憬说过，三段音乐是全剧最大的亮点。

Joezi邹：音乐都是为了片子本身服务。第一首《牵绊》，表达了主角之间的强烈感情。我在音域上做了些特殊的设计。最初两个女生的音都很高。通常，一般的歌会从低音部进入高音部。这里面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开始高音，比较飘忽，到了副歌部分，沉淀下去，因为低音域真声的合唱，会有更强的爆发力。

第二首《秘恋》带有小情小调，安映憬来成都找我的时候，现场改了前奏。第三首《迷局》由安映憬当场填词，它的作用是剧情向的，为串联整部片子的叙事线索，符合剧作本来的风格走向，曲风比较诡异。

Les+：为什么设计一个女巫角色？想过除她之外的其它串场方式吗？从一些观众的反馈来看，这个角色显得有些突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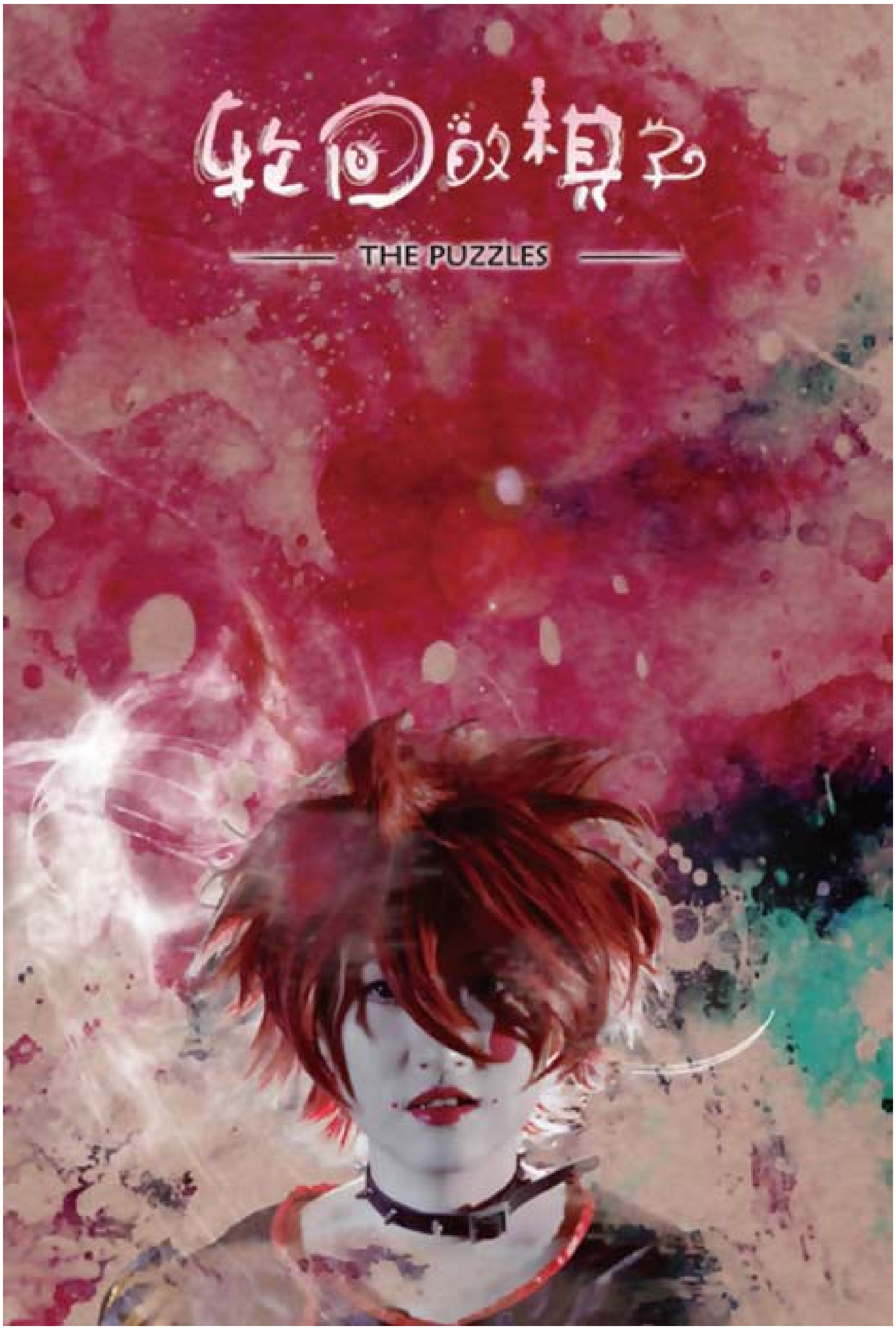
安映憬：如果没有她，可能会变成三个小故事，每个故事之间有一个结点。考虑过用梦的形式，前面两个都是梦境，最后一个才是醒来以后的现实。但这个处理方式比较常见。

对我来说，还为了通过这个角色，进行后期特效的练习。演员本人是我所在的Cosplay社社长，平时喜欢cos一些稀奇古怪的角色。她的存在为片子加入了一个魔幻的元素。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表现形式，我也在试验着多种可能。

Les+：怎么看待网友们的批评声？

安映憬：我很理解他们的吐槽。我可以找到借口，说这部戏是在没有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完成，粗糙的地方不可避免。但对观众们来说，只会关注这部剧本身好不好看，没有谁在意资金和拍摄过程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有心理准备，在放出来之后，接受大家的拍砖。

我想继续尝试更多类型的作品，不局限于拉片。如果拉片有好的本子和团队，筹集到资金，我还愿意再拍。下次要做得更加专业。


THE PUZZLES

刘梦莹与陶思瑾

文 / 金星

事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彼时我中华大地的风气跟今日甚不同，倭寇入侵，国难当头，因此有志青年们的抱负乃是革命救国，而非买房买车生孩子。“我越做爱越想干革命，越干革命越想做爱”，革命青年闹起恋爱来轰轰烈烈，事实证明，刘梦莹与陶瑾思这两位革命女青年闹起同性恋爱来更是日月无光山川失色鬼哭神嚎。

刘梦莹是个湘妹子，生于湖南这个近代革命青年的盛产地，父亲是名医，家境很不错。1928年二月，梦莹才十六七岁就上西湖国立艺术院求学，最初学的是绘画。不是冤家不聚头，当年九月，绘画系转来了一个叫陶思瑾的女生。这小陶很有些来历，她哥大陶（陶元庆）是当时著名左翼画家，颇得同乡鲁迅的赏识，大师的《彷徨》、《朝花夕拾》等集子都是他给作封面的。大陶在1928年来西湖艺校教书，顺便把妹子小陶也拖过来。小陶比小刘要大个两岁多，长的很福原爱，就是说，像瓷娃娃一样白，但似乎鼻子有点塌，没有美到天理难容的程度。

同在一个系，认识勾搭是很方便的。何况刘同学多才多艺十项全能，绘画雕塑弹钢琴，文学表演篮排球，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更兼花容月貌，想不注意都难！参见凌淑华的小说《说有这么一回事》，当时新式学校女生间暧昧情谊发生概率极高，而能像刘陶那样不YY只实干的同志情侣大约不多。两人1928年秋认识，1929年春就贿赂宿管大妈调到同一宿舍，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甚至大被同眠。那时并没有拉拉性爱指南之类的，两人是摸着石头过河，自学成才，期间参考了中国古典白话艳情小说里为数不多的女女交欢段落也未可知。为虾米我们知道小刘小陶不是单纯柏拉图呢，因为她俩都文青的通病，把生活当成一场华丽的表演，自己做最忠实的观众，日记就是她们自恋的观影记录。两本日记中，都有正式出版时须“此处删去……字”的麻辣鲜香部分。

这二人都是左翼美术团体的成员，革命理想长挂心间，革命词语布满日记，看进步刊物，一起在“保’塌下手持红叶宣誓入团”，对，就是共青团，政治倾向让他们更加志同道合。

两个美眉浓情蜜意了一年，小陶家摊上点倒霉事——年仅30几岁的大陶不幸因伤寒过世，这对小陶的生活有致命的影响，她家境贫寒，全仗着哥哥供她念书呢，由此也牵出另外一个男人，一个名叫许钦文的冤大头。许是大陶的好友，好到两人有点撇不清，大陶的死让许痛不欲生，把多年压箱子底的老金条都拿出来帮着给他修坟，又建“元庆纪念室”展览大陶的画作，自己在里头住着，俨然一幅未亡人守孝的架势。这还不算，他还接替大陶供给小陶学费杂费生活费，书钱纸钱头油钱。于是这位政治上小心保守的中年江浙男人，就成了小陶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提款机。

问题在于，许提款机好像跟大多数男人一样，总觉为女人花钱得沾点她的便宜才划算，又或者，他是在小陶的身上看到大陶的影子，反正是他想跟小陶结婚。小陶呢，不太好直接拒绝求婚，因为她要向人家伸手嘛。此后，她跟刘美眉的感情也玩过了发誓终身相守不嫁男人、打对戒订婚等等小情侣的花样，而逐渐发展到要死要活的程度——是真的一会要死一会要活。两人都感

情充沛到泛滥，大吵大闹、长夜痛哭、跪地求恕是家常便饭；疑心严重到见鬼，互相偷看日记，捕捉对方劈腿出轨的证据。虐恋倾向也时见端倪，为点小事忽然发了性子，在宿舍里小陶就会用毛巾扼住刘的喉咙，是个“爱你爱到杀死你”的意思，当然有旁人在这就是秀个形式，事后小刘会忽然抱住小陶的身体大哭，做足戏剧化。

小陶年长，先面临世俗婚姻家庭的压力，因此小刘的不安全感很重。而小陶似乎挺花心的，男男女女的艳遇很多。搞得小刘发了狠，小陶一有风吹草动就去搅和破坏，非把那劈腿恋情扼杀在萌芽中不可，最BH的招数就是以美色之躯亲自去睡小陶新睡过的人，只是便宜了那些或男或女的小三小四们。

至此，这出女校同窗浪漫温情的心倾何处（south of nowhere）变调成情欲失格的拉字至上（the L word），不想再一裂变猛成犯罪现场调查（CSI）！

1931年底，小陶搭上了绘画系的女助教，一个四川女子。小刘按照惯例吃醋，小陶按照惯例说我俩只是普通朋友，说什么也不肯跟刘老师断绝关系——哎呦，这怎么又是一部恋恋师生情呢，可见拉拉的故事也是那么两三个，它们不断被重复讲述，好像之前从未说过。小刘还真是戏剧人生，她自己想到的戏码是莎乐美，跟小陶说我要做一场伟大的爱情的牺牲者，我要亲手把我爱的你杀死！

谁也没猜到的结局是，扬言要做莎乐美的小刘最后居然死在小陶的刀下。

1932年2月8日至10日晚，陶刘同宿在“元庆纪念馆”——即许钦文家，两人本没什么异常，小陶打算着回老家绍兴，小刘起初要跟她一起回去，后来又变卦要留在杭州等家里汇钱来。11日，许出门送办事，只留小刘小陶和女佣人在家。那天下午，小刘浴后打发女佣人去买雪花膏，唯一可能的证人也被驱逐。几小时后，女佣人与徐钦文回来目睹的就是一桩恶性杀人案的现场：两个女人躺在鲜血淋漓的草坪上，小陶昏迷，小刘已经死，屋里院里一片狼藉。

此后发生的都是大众新闻事件了。许这个倒霉鬼首当其冲被收押，虽然这命案跟他鸟相干。小陶被捕后神志不清，说话颠三倒四，先供说是小刘要自杀跟她殉情，她不干，被对方拿着菜刀一直追她到屋外，对方杀她不成就自残自尽。彼时民国的CSI们虽然技术装备差，可基本的常识还有，验尸发现小刘右手也有伤，这总不会是自己砍的呀。于是小陶再翻供，说是两人说刘助教的事情说掰了，小刘冲去厨房拿刀，要砍她，她“夺刀还砍，只是因为兴奋，抵抗过度，这才演成惨剧。”好一个“兴奋的抵抗”，小刘身上有49处刀伤，气管也被割断，这哪里是小陶“正当防卫”的结果！

残杀了情人莎乐美的故事还没完，不久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了，杭州的监狱解散，她嫁给了一个曾经审讯过她的法官！偶，卖糕的，法官和他的女囚，说书人至此也只能没语言没语言！



任剑辉

——80年前的粤剧圈“春哥”

文 / 手绢



任剑辉，广东南海西樵人。十四岁起便随姨母学习粤剧女文武生，曾师从女小武黄侣侠、文武生桂名扬。任毕生所演多是文戏，扮相俊俏、风流倜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已称雄舞台，迷倒万千女性，拥有“戏迷情人”之美誉。

香港经典文史艺术杂志《大成》（1973年12月1日版第一期）曾载文《戏迷情人任剑辉》：“任剑辉的戏迷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她是女性,但竟然同性相吸, 所有戏迷全是女性. 一些女学生, 而最多的还是好些俏梳佣, 大户人家的乌衣队; 更奇怪的却有不少出家的尼姑. 这些俏梳佣和尼姑, 看任剑辉演出, 必然是‘大位客’. 当时的‘大位’票价是八元九, 以当时的币值衡量, 实在很贵, 俏梳佣的每月薪金, 无非是三十元左右,这样看一晚戏是去了她们月薪的三分一了. 尼姑的入息如何虽不可知, 但出家人却和大户的太太一样消费, 都是难得的。”

任剑辉盛名几十年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在舞台和电影界都有出色表现，据统计，她自1951年涉足影坛，共演出287部电影，系香港有史以来主演影片最多的女演员。仔细翻阅任剑辉长长的电影作品年表，会有个出乎意料的发现，她曾于1954年与白雪仙主演《自梳女》，当时试镜的照片见诸于报端。

让这位八十年前的粤剧红伶声震二十一世纪拉圈的是她与搭档白雪仙绵延半个世纪的暧昧情事。拉子们说起任剑辉，必提及白雪仙。而事实上，在白之前任也曾有过两位重要搭档，先是小瑶仙，后是徐人心，据说后者与任关系最为融洽，两人出双入对，一如后来的任白。

然而白雪仙才是公认的“发妻”：任剑辉的葬礼上，白以未亡人的身份献上花圈；十二年后，第二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将终身成就奖颁予白雪仙，她在致答谢词时说：“世事是很奇妙的，我今日领奖一半为自己，另一半是为另一个人，得到这个不迟又不早的终身成就奖，成就了另一个人的成就。”

平分的又岂止是成就，这对舞台上的神仙眷侣将各自生命的二分之一拿出来给了对方。1942年，三十岁的任剑辉与十五岁的白雪仙相识，从此相守四十八年。舞台上，他们是最佳拍档；舞台下，白几乎成了任的生活管家：

（《白雪仙自传》—口述:白雪仙，笔录:林燕妮）：“她懒得要命,谈什么戏?她最喜欢一大堆人围绕着她谈天说地。没有人时,我在房间，她在客厅；我在客厅，她在房间看电视。她懒得啊,看见一份报纸掉在地上都不会去捡的,一步跨过了事。

去旅行,任姐连手袋也不拿,我却大包小包的,连她的枕头都捧着去,因为她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的,人家看我就像个疯婆子一样。一直以来,我以为她需要我多于我需要她,如今她不在了,我才发觉我需要她多于她需要我,我没有人可以侍候了,尽心尽力地去照顾她原来是一种享受。

她是百事不理的,问她鲍鱼多少钱一斤,她竟然可以说是五百元一斤,有时她喜欢吃她西樵家乡的小菜有一款是豆豉加猪肉片,旁边放些芋头丝;有一款是‘嫩豆炒虾仁’,去掉鲜嫩荷兰豆的壳,只用里面的豆炒虾仁,不过虾仁是不吃的,只吃豆。但你听过吃雪糕吐渣没有?问她为什雪糕也吐渣,她说:‘那杯雪糕是我的,我爱吃多少便多少。’宵夜她的胃口可不少,一个人可以吃一尾鱼,和花雀季节时她可以一吃九只,不然便吃一整碗面后来我觉得她发胖了,便不许她吃太大碗面。

平日她不练功也不唱曲,她说:‘没钱收的唱来干吗?’我觉得任剑辉很特别,那么的便在台上挥洒自如,不过,她在台上挥洒自如,生活时间表却是很刻板的,几点钟起床,几点钟打麻将，八点钟一定要吃晚饭,还有她必须要睡足八个小时才起床,都是一成不变的,除非有钱可收,你要是说付钱,叫她起床打老虎都可以,我说她发钱寒,她说你未穷过,不知穷的凄凉。”

任剑辉未有亲自口述的回忆录存世，白雪仙的回忆让我们见到了一个女强人的懒、一个明星的倦，以及一个戏子没有上妆的心。

1969年，任白双双告别舞台，以培养新秀为主。任剑辉对待徒弟兼具父亲的威严与母亲的温柔：

（《白雪仙自传》）“（我们）替她们装身、印汗、补粉、扇凉、递茶。”“不惜工本地替她们准备一切，让她们金碧辉煌地上台。”“她们初踏台板时，在师父家里练功、吃饭、睡觉，师父亲视她们个个都盖好被子，睡得安稳了才放心去睡，那份呵护之情，真是写都写不出来。”

这几乎就是一幅美好家庭的图景，然而就像相当一部分同志家庭一样，一方的去世终将以各种方式提醒我们，她/他是别人的妻子/丈夫。1989年任剑辉病逝于香港，骨灰安奉于加拿大温哥华的海景墓园，与丈夫黄苏合葬。

关于任剑辉，一个词条所能装下的就是这么多。或许，你可以去看看她的戏，至少还有一半的她仍活在那里头。

[同性恋去病理化之路 之十五]

常规和不满

翻译 /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 李明　编辑 / alice

在美国现代史上，心理学家和同性恋者的命运总是紧密相连的。心理学家们的观点很具影响力，而且他们具有定义精神健康的权力，所以对于同性恋者来说一直至关重要。因为研究同性恋者的生活可以使他们的权威前所未有地影响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行为，所以同性恋者对于心理学家们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同性恋者们始终和诸如阿尔弗斯莱德·金赛、艾弗林·胡克等促进社会改良的专家们共同奋斗，也坚持不懈地同像查理斯·索卡里特斯和艾尔文·比贝等歪曲同性恋并将其归为疾病的所谓的专家们一决雌雄。这个奇怪的关系有过许多戏剧性的波动和转折，但是有一点始终未曾改变：不论是在二战期间和麦卡锡时代，还是在为《疾病诊断与统计标准》而战，或是推广对同性恋表示亲善的心理治疗中，心理学家们和同性恋社区成员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同一个领域：正常化。

因为正常化可以带来变化，而异常看起来只会使未来退回到以前仇视同性恋的老状态，所以正常化一直是同性恋运动的中心目标。然而，如同许多同性恋者指出的那样，正常化也可能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人们很容易把值得尊重和与常人无异混淆起来。在美国大众的眼里，与常人无异就是举止有礼，穿着得体，具有中产阶级的外表形象。如果正常化意味着竭尽全力地不引人注目的话，那么这将很难使社会认识到同性恋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既在整体上有别于异性恋，又在个体上相互不同。

男扮女装的异装癖者和骑摩托车的女同性恋者过去只出现在同性恋社区的杂志上，现在他们在媒体新闻中频频曝光。关于是否应该把他们纳入同性恋自豪游行的行列中，是否应该公开支持诸如“行动起来”和“酷儿国”这样的激进团体，一直存有争论。同性恋社区应该以何种形象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成员们在这个问题上总有分歧，而这个分歧的根源就在于是否要表现得“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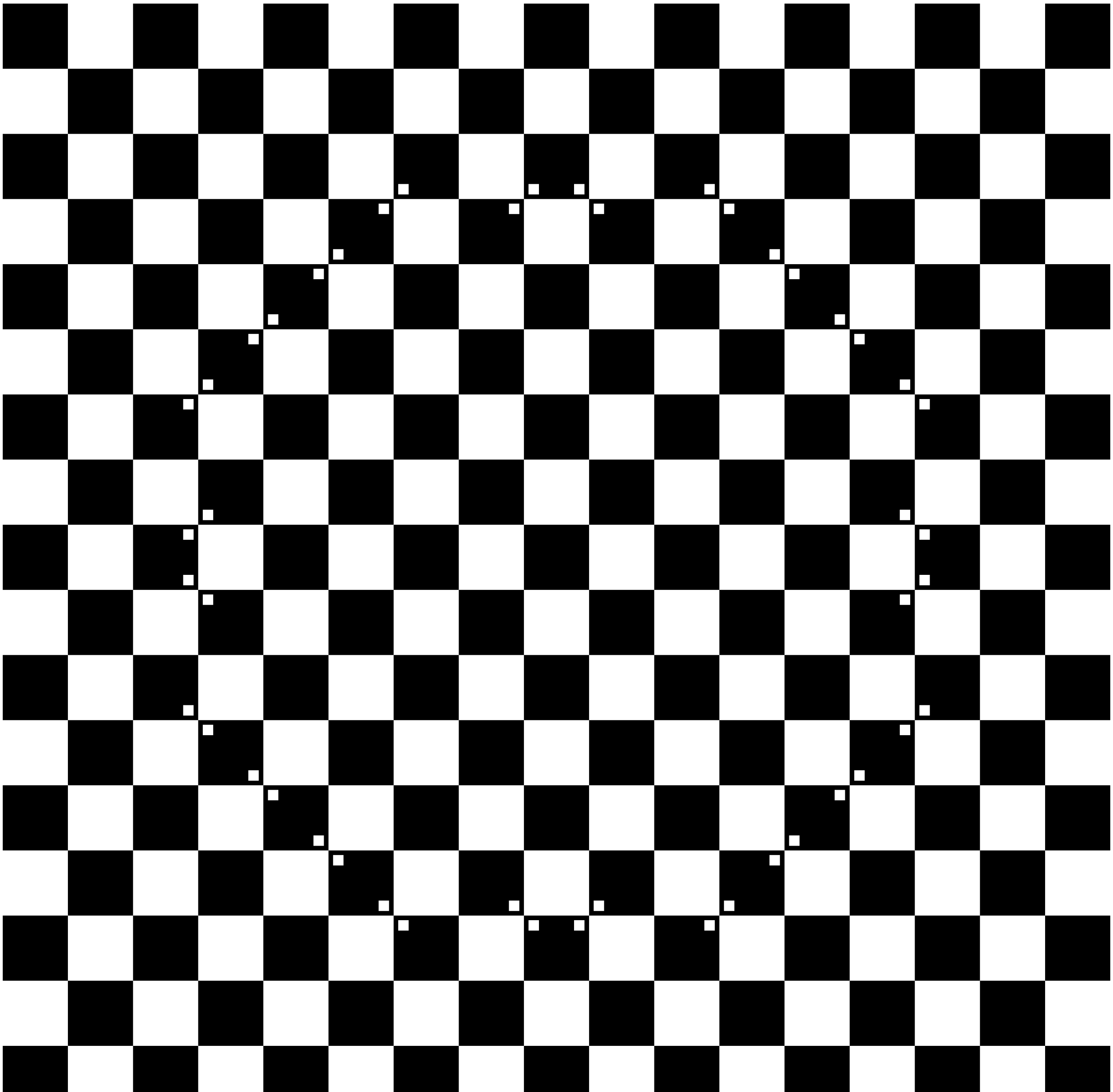
时至今日，情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越来越高的能见度和越来越大的同志运动规模使得男女同性恋者——尤其是石墙事件以后的一代人——更容易炫耀他们的与众不同，并大声疾呼：“这就是我们，我们是同性恋，我们美丽多采，你们受不了也得受！”像以前一样，还是有许多人只是想融合到大众中去，过上不受宗教和政治干涉的普通生活。

但并非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渴望长久专一的“婚姻”。像典型的异性恋夫妇一样拥有房屋和抚养孩子，有些同性恋者永远都不可能拥有这些，他们或者因为缺乏机会或方法，或者根本就不希望拥有这些。对一定数量的男女同性恋者而言，这种正常化极为枯燥无味，他们宁可在性行为、穿着打扮和文化表现等方面寻求社会可以接受的极限。对正常化的不同看法使这些人被视为九十年代新异类的边缘。由于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努力争取被视为正常，所以今天才有这些男女同性恋者可以随意拥有那么多的情人，可以从事各种稀奇古怪的性行为，可以穿羽毛皮革衣服而不用担心自己属于“异类”而被贬低为精神上的“不健康”。因为男女同志都已经认识到，同性恋是人类正常的性行为的一个健康分支，所以把追求正常化作为同性恋社区的集体目标就很容易遭到拒绝和嘲笑。当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同性恋是病态，并且许多同志本身也这般感觉时，对于绝大多数同志来说，可以被公众看到并视为正常是必需的、迫切的和有意义的。既然现在同性恋者在公众眼里已经接近正常，正常化就开始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光泽，甚至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

如果说这本书一再阐述的历史可以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同性恋正常化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同性恋者与其他人一样，精神健康（或不健康）并不是科学家们经过几十年的不幸错误之后的新发现，正常与否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随着美国文化在过去五十年里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看待正常不正常的观点也在改变。在每一个特定时刻，这个观点都对同性恋者如何看待自己产生着巨大影响。

目前亲善同性恋的心理学是值得骄傲的，但从心理学和同性恋的过往历史来看，如果现在就认为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显然还为时过早。未来将给同性恋者在心理上带来什么，幸福还是不幸，这仍然是个未知数。

“正常化”只能掌握在同性恋者自己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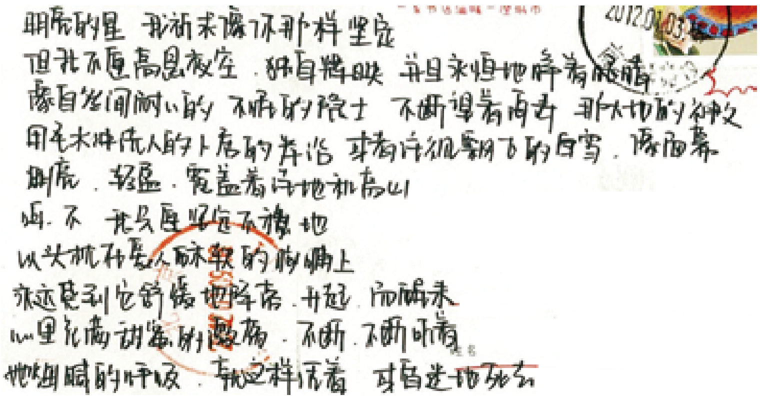


征集 手写情书

我站在记忆的废墟之上
把散落遍地的一砖一瓦 捧起来
狠狠地砸向那墙壁
让他们比碎还要再碎一些
思念 像白蚁一样
贪婪的啃噬着我的骨头
他们向你 一排排爬过去
用自己肚腹中的腐食 奉上我的残骸
如果这可以令你安心
我想我可以
碎得 比碎还要再碎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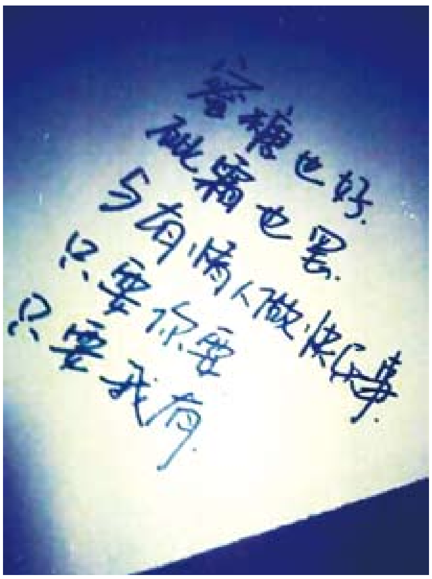
心里总是充满了思念是一种甜蜜的灾难。我们喜欢在任何可以写字的地方写下对彼此的思念。餐巾纸，笔记本，宣传折页，托盘纸，书的空白处……似乎把这些思念写出来，他们就被锁定住，就被保存起来，就不会受到伤害，傻乎乎的但又充满别样的质感。她总会嘲笑我的字写的像个成绩不好的小孩子，却又小心翼翼的收集起我写下的每篇只言片语。她说，等我们老了，看到这些文字，肯定会一边乐的前仰后合，一边感觉幸福满溢。

By Lo



什么狠的话也说过了，什么绝的事儿也做过了，却始终还是无法彼此放下。走到每一个城市都会给她寄一张明信片，写几句话，一首诗，已经成了没法改掉的习惯。走到写下这张明信片的城市时，拾笔的那一刻已经忘却了之前所有的不快，艰难和犹豫，脑袋里只有她轻声为自己念出这首诗时的柔情蜜意。

By XX



狮子与巨蟹。一一年十月至今。有你的坚决果断，就有我的奋不顾身。剩下的世界，随他怎样。

***By** 小涵*

les+工作室　　since 2005.12

由女同性恋、女双性恋、跨性别等多元性向女性创建的中国酷儿文化传播机构。

创办国内唯一女同杂志《les+》，举办影展、展览、戏剧、沙龙、派对、培训营等多样文化活动。

我们的宗旨是推动人们对女同志议题的认知，消除针对边缘女性的歧视和刻板想象，而看到多元、平等、自由的可能性。

www.lesplus.org

联系和资助我们

网站：www.lesplus.org

网店：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邮箱：lesplus@yahoo.com.cn